詩傳 八

大雅
文王
生民

共十

詩傳大全卷之十六

大雅三

說見小雅 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明○勿軒熊氏曰按小雅集傳云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綿三篇國語皆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則於其詠歌洋溢之中而凜然有嚴重齊莊之意猶使人有所興起况親聞其樂者乎皇矣追述太王王季之德業與大明綿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為郊祀之後受釐頒胙之詩旱麓詩中有享祀神勞等語或亦受釐之樂思齊追述太任太姒太姜之德言文王御家在宮之事為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靈臺豈亦出而遊觀之樂乎若棫樸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事其樂或

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爲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三篇爲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叶鐵因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紙反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已反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安成劉氏曰雅頌稱不顯凡十二此詩三大明及崧高韓奕清廟維天之命執競烈文各一皆與此詩同義思齊抑各一則辭指有不同者帝上帝也

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新安胡氏曰此篇周公作於成王之時推本周家受天命之由而歸美文王之詞○安成劉氏曰周家受命始於文王固由文王之德所致一章二章三章則專言受命之事也周家代商始於武王亦由文王之德所致四章以下則兼言代商之事也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華谷嚴氏曰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鄱陽董氏曰朱漢上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況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文王在上尊

瞻之辯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與天同德也○問受天命如何朱子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周自后稷以来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自有不容已

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臨川王氏曰不顯所以甚言其顯不時所以甚言其時唯其德之顯所以為命之時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眉山蘇氏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朱子曰言文王德合乎天與天同運而無違也問文王陟降曰理是如此若道真箇一上一下則不可○慶源輔氏曰文王在上

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正與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同蓋非貌說實理然也○新安胡氏曰文王之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若陰有以相之是以子孫蒙其福澤以有天下蓋歸美文王之德而武王由之伐商以有天下也○豐城朱氏曰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然於昭以言其徠而不顯又言其德何也其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之也其徠之昭自其在天者言之也

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左傳昭公七年衛襄公卒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云云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亹亹(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叶奬里反)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亹亹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孔氏曰適譬本榦庶譬其枝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三山李氏曰惟文王亹亹故其令聞亦不已蓋有實者必有名也苟為無本安能不已乎○華谷嚴氏曰文王之誠不已而令聞亦不已此誠之著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

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孔氏曰士者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慶源輔氏曰臣之傳世既顯則周之傳世亦顯矣上天以文王之故數錫周家之子孫而又及其臣子則君臣同體亦可見矣○三山李氏曰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世而顯天之所以數錫文王可謂至矣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歎之以足其辭也○黃氏曰文王德澤廣及其臣士非惟周召尚父泰顛散宜生之徒與周相爲無窮而其餘者亦皆世守爵祿世竭忠誠以輔周家之子孫○華谷嚴氏曰使周之臣子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此述文王德澤之遠也○廬陵彭氏曰亹亹者不已之體也令聞則不已之形見也陳錫于周子孫百世仕者世

祿不已之效驗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叶于逼反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子禮反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慶源輔氏曰勉則無怠敬則無他謀猶如此則其忠誠可知矣思語辭皇美楨榦也朱子曰榦者版築之楨榦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爲骨謂之夜叉木橫曰楨直曰榦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安成劉氏曰兩其字皆指周士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

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

慶源輔氏曰多士之生於周國乃所以爲周國之楨幹也

二程子論治天下之道未始不以求賢才爲先務者以此然則天之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所以爲周之士乃所以爲周之國也自文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身固以多士寧矣自成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神亦以多士寧也○華谷嚴氏曰牆恃幹而立國恃人而立此章述周士之盛○長樂劉氏曰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國又待多士以爲安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豐城朱氏曰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以多士而生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此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由天命之保佑而多士以生由聖化之造就而王國

克生則信乎足以為周之楨幹矣牆非幹無以立國非人無以立此濟濟然之多士乃文王之所賴以安也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安成劉氏曰言賢才之盛於國者如此宜其子孫傳世之顯也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熙敬止假古雅反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叶蒲北反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朱子曰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華谷嚴氏曰文王德容穆穆然可見故穆穆足以形

容之所難言者心之敬也故緝熙不足以發而又以於發之緝熙敬止者中庸之至誠無息也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推本而美之耳○慶源輔氏曰先生謂四章始言文王之所以聖與夫上昭于天不已其令聞者止在於敬之緝續熙明不已而已可謂深得周公之心及文王之德也程先生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觀文王之詩則可見矣○華谷嚴氏曰此章述文王以敬德爲受命代商之由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古亂反將于京叶居良反厥作祼將常服黼音甫冔況甫反王之藎才刃

反

臣無念爾祖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鄱陽董氏曰葉氏云春秋傳晉士起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以將為送言灌時送爵行之也於禮王正祼后亞祼而殷士助祭行灌鬯耳○華谷嚴氏曰洛誥王入太室祼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不飲灌於地故謂灌祼古字通用宗廟有祼天地大神不灌京周之京師也黼黻裳也冔殷冠也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裳黼為裳○孔氏曰祭服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華谷嚴氏曰黼裳商周所同黼裳以而冔冠則商之制也○毛氏曰夏后氏曰收周曰冕蓋先代之後統承

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九峯蔡氏曰修其先王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賓以客禮遇之也○勿軒熊氏曰此見周家忠厚之至一代之興雖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作新之政然考之詩書則一代之禮樂固未嘗廢也常服黼冔猶用商之衣冠也王訪于箕子稱十有三祀奔走臣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也一則曰商王士二則曰殷多士何嘗敢有一毫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祀衣冠禮樂能存先代之舊亦鮮矣此皆出於疑慮之過而不知以公天下爲心者周家忠厚之澤所以爲不可及也夫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爲戒也王指成王也藎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

可常也臨川王氏曰天嘗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服于周所謂靡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左傳襄公四年註曰告僕夫不敢斥尊也○華谷嚴氏曰不以文王為念則將墜厥緒周之孫子臣士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之廟矣此章述殷士祼將之事以為戒也○安成劉氏曰呼藎臣告僕夫其皆因卑達尊之義乎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慶源輔氏曰殷士雖

膚敏而祼將于周京天命所在不敢違也此盛德之事漢唐以下皆不及矣夫以殷士服殷之服而助祭于周焉最可念也最可警也故於此呼王之藎臣而告之使念文王之德焉劉向所述孔子之言使人讀之憂思慘怛有不能堪者蓋孔子乃殷後而向亦宗室也○西山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爲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也

○無念爾祖聿[于筆反]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力反]殷之未喪[息浪反]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以豉反]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

○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三山李氏曰成王欲念爾祖則在乎聿修厥德而已能修德則可以長合天理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耳天何容心於其間哉○臨川王氏曰以德求福則非有待於外也○華谷嚴氏曰自求多福謂求諸已而不求諸天也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漢書翼奉曰成王有上賢之才因文武之業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恐失天下

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詩則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華谷嚴氏曰德者民之所歸得民斯得天不修厥德則失其民而天命去之故宜以殷為鑒也此章戒成王念祖而鑒殷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叶姑弘反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叶鐵因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初尤反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房尤反

賦也遏絶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絶于天廬陵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朱子曰武王數紂云自絶于天甘節之問無遏爾躬曰無自遏絶於爾躬如家自毁國自伐而布明其善譽於天

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禮記緇衣註曰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信者也○藍田呂氏曰欲配天則天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也○華谷嚴氏曰七章申六章鑒殷法祖之意也○新安胡氏曰天無聲臭之可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即天矣但以爾祖文王為法則萬邦自孚信之天命庶乎其可保不至爾躬而遏絕也味此辭旨凜乎其嚴哉

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

又知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慶源輔氏曰文王之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爲一以一篇言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爲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文王耳○新安胡氏曰此篇首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終言天無聲臭儀刑文王天其文王乎文王其天乎○安成劉氏曰天高在上而文王之神亦在上帝爲天之主宰而文王之神則升降乎帝之左右是天帝所在即文王所在也何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已所以爲天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所以爲文於穆不已者天之誠也純亦不已者文王之識也是文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文王即儀刑於天也天與文王一而已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絶於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絶商

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為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慶源輔氏曰天人之際指文王與天而言也反覆丁寧言七章相粘綴而說不一而足也周公作此本以

戒成王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則又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也○安成劉氏曰一章以文王之德與上帝之命對言也二章言天之命周與四章言天之絕商為對三章言命周之羣臣後嗣與五章言絕商之羣臣後嗣為對六章先言法文王後言監商七章先言監商後言法文王亦對舉而互言之周公既以文王之德播之聲詩以戒成王矣而復叶之音律以為朝會通用之樂則又以告成王者告諸天下後世焉其意遠矣哉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安成劉氏曰四章所謂熙者光明也即所以昭

明于天之本也所謂緝者繼續也即所以不已其聞之本也文王之生也繼續光明而不已其敬故其沒也昭明于天而不已其聞焉 然亦多詠歎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慶源輔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為始終者又可見於此二程先生挈出此一字以詔後學其有功於聖學多矣學者舍是實無以為進德之階也○安成劉氏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於此也故仲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在於此敬而持盈守

成者尤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兩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尤為諄復剴切也成王之為令主也宜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羊反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豉反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燮^反四方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

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華谷嚴氏曰明明在下君之善德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眷顧為甚嚴也在下而明明則達乎上在上而赫赫則達乎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臨川王氏曰今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深恃如此○東萊呂氏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而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華谷嚴氏曰首章專述天命喪殷之事○豐城朱氏曰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乎夏有昏德而商受之商有昏德而周受之其去就無常又未嘗必可信也惟天之不可信此

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之正適而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者蓋天命未絶則為天子天命既絶則為獨夫故也

○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反于京叶居良反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戶郎反大音泰任有身叶戶羊反生此文王

賦也摯國名仲中直衆反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音規納嬪于虞也九峯蔡氏曰釐理降下也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汭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

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曹氏曰摯仲氏任繫於姓而言之以為王季之配也今曰太任繫其子而言之以為文王之母也○列女傳曰太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慶源輔氏曰維德之行所謂以成德為行也○只此一句足以盡王季太任之事可謂辭約而義愽也○華谷嚴氏曰次章述太任生文王也○長樂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也王季有太任以配其德故克生文王焉○定宇陳氏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往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太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太姒皆是也其意深矣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筆力反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叶越逼反

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慶源輔氏曰前篇釋厥猶翼翼為勉敬此篇說小心翼翼為恭慎其義雖一而有在臣在君之不同此須是以心體之則自見其有廣狹也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洞洞屬屬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來集而文王之敬直上直下更無回曲之時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一有回曲則此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上下不相管攝矣○華谷嚴氏曰三章言文王之德天人所與也小心恭敬明事上帝至誠之運與天周旋也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回邪故能受此四方侯國

之歸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豐城朱氏
曰聖人之德敬爲大泛言之而爲德切言之
而爲敬敬者德之輿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
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
非有心於求福也而自足以求多福以之治
人非有心於求媚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
之不回即其心之敬者爲之也使此心之敬
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則不可謂之不
回矣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叶昨合反)文王初載天作之
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音士叶羽已反)文王嘉止大邦
有子(叶奬禮反)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
同州郃(音洽)陽夏陽縣今流已絶故去水而加

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莘國也子太姒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王氏曰莘國所在也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爲矣華谷嚴氏曰四章述天生太姒以配文王也○安成劉氏曰二章言王季太任之德以及文王故言自其父母而已然此言天命既集天作之合故以爲非人之所能爲然則六章之所以篤生武王者又豈人之所能爲哉

○大邦有子俔牽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

反
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賦也俔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俔譬也孔氏
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言
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王氏曰譬
天之妹言其德可以繼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然則非德可以繼
天孰能為之配太姒能為之配故備其禮以定其祥造作梁橋也作船
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
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
士特舟爾雅註曰造舟比船為橋維舟維連四船方舟併兩船特舟單船張
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

子之禮也華谷嚴氏曰五章述文王親迎之事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良反纘子管反女維莘所巾反長丁丈反子維行叶戶郎反篤生武王保右音佑命爾燮伐大商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太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臨川王氏曰生文王又生武王是之謂篤中庸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雙峯饒氏曰文王生於祖甲之三十一年武王後文王三十年生是商道始微之際二入已生矣右助燮和也新安胡氏曰陳氏云燮有和順之意○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太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

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丘氏曰將言篤生武王之事故又本而發之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慶源輔氏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言其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言其終也天之生聖人者其用力多矣既以篤生之故保護之右助之所謂栽者培之所以命之燮伐大商也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燮伐者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也○華谷嚴氏曰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燮伐此章述太姒生武王也○須溪劉氏曰燮伐者當伐則伐也古人厚故稱大商○豐城朱氏曰有太任爲之母復有太姒爲之婦故謂之纘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解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燮言其無慙德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音

歆

上帝臨女音汝無貳爾心

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爲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東萊呂氏曰紂以如林之衆來戰武王苟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

疑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此蓋設為勉之之詞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慶源輔氏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女與爾雖皆指武王其實則是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也然辭意嚴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學者當常常涵泳此二句以存心養性而事天也○安成劉氏曰武王誓師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又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觀是語也則武王固知上帝之監臨矣固知衆寡之不足疑矣○華谷嚴氏曰七章述武王伐商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音元)彭彭(叶鋪郎反)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音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謨郎反)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騵馬白腹曰騵孔氏曰檀弓亦言戎事乘騵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王莽傳註曰亮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鄭氏曰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強盛尚父佐武王為之上將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孔氏曰王肅云不崇朝而殺紂天下方大清明無復濁亂○廬陵彭氏曰當癸亥之夕俟天休命之前猶有如陰曀之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出之

豈不快哉○安成劉氏曰天下本清而紂汨濁之故伯夷太公避之以待其清及去紂則源清而流悉清矣故武王泰誓以永清四海為已任詩人歌之亦以會朝清明歎其撥亂反正之神速盖知其心唯在於清四海而已○豐城朱氏曰此章述牧野之事然言其檀車之煌煌而已不及乎矛戟之利則是無待於擊刺也言其駟騵之彭彭而已不及乎弓矢之良則是無待於貫革也言尚父之鷹揚而已不及乎徒御之衆則是無待於選鋒陷陣之勇也所以然者殷周之不敵久矣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皆此意也會朝清明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所以終首章之意也**華谷嚴氏曰八章終上章伐紂之事也○定宇陳氏曰終篇首章之明明明以德之明言之也篇末之清明以治象之明言之也然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能之乎○安成劉氏曰此章可以見天位殷適而不挾四方焉可以見天之難信而為君

之不易焉又可以見有明明之德則有赫赫之命焉首章開其端此章終其意唯以紂與武王觀之則成王之所當監者夫豈遠哉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名義見小旻篇三山李氏曰大雅之詩則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謂之小明　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太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太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華谷嚴氏曰首章泛言天人之理見殷亡之由爲美文武張本次章乃述太任生文王其後乃又述

文王生武王及伐殷之事以成首章之意其言皆有次序也○慶源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似皆非苟然也又曰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前五章言周三王積德之盛而天命之積亦非一日有人力之所不得與者後兩章言武王順天應人以伐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成王聞之思天命之不苟集祖宗之於天下也非苟得則兢兢業業以保守之自有不能已者矣

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為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安成劉氏曰事見外傳魯語叔孫穆子之言也

緜緜瓜瓞(田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反)漆(音七)古公亶(都但反)父(音甫)陶(音桃)復(音福)陶穴(叶戶橘反)未有家室

比也緜緜不絶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絶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格菴趙氏曰古公猶言先公也盖未追王前之本號古公當殷末時猶尚質故亶父以名言)陶窰竈也(孔氏曰陶瓦器竈也盖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

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安成劉氏日八章以上所言是也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安成劉氏日八章以下所言是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曹氏日公劉以前微弱甚矣僅能不絶其緒故以緜緜況之○臨川王氏日周國嘗幾亡矣其後土漆沮而國復興故以為民之初生也○孔氏日周語云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公劉之篇說公劉適邠其言甚詳蓋不窋已嘗失官逃竄至公劉往居焉○安成劉氏曰周人之生盛於岐周豐鎬之時而始於公劉居邠之日公劉以前固生於后稷而不窋奔竄周民幾無生矣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竈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

後大也華谷嚴氏曰首章述太王初居邠之事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滿補反率西水滸呼五反至于岐下叶後五反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東萊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還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滸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廬陵羅氏曰岐山地理考異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姜女大王妃也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

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朱子曰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令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歸市人衆而爭先也○南軒張氏曰太王於狄人事以皮幣犬馬珠玉本期以保民也而狄人侵陵不已是欲吾土地也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其言何其忠厚而不迫邪以太王之還本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民以徒特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眞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庸釋乎太王非特斯言有以感動之蓋民之戴其仁有素矣日如歸市以見其誠心樂趨無一毫强勉之意也○張子曰書稱太王肇基王迹蓋見得民心之始也方其去邠民皆携持而隨之固未嘗率之也王迹之始莫大於此蓋民

歸之則天命之矣

○周原膴膴(音武)堇(音謹)荼如飴(音移)爰始爰謀(叶謀悲反)爰契(苦計反)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叶津之反)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貌堇烏頭也荼苦菜蓼屬也飴餳(夕清反)也(本草曰烏頭與附子同根形似烏鳥之頭蜀人謂烏頭苗為堇草○孔氏曰餳乾糖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焞(音寸又音暾)是也(孔氏曰春官菙氏掌其燋契以待卜事註云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也楚荊也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菙音垂上聲燋音爵)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前漢書註

日挈刻也詩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挈音契○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華谷嚴氏曰爰始謀及乃心也爰謀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謀及卜筮也○三山林氏曰大王遷岐衛文遷楚丘未嘗不卜然君臣既有定議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卜筮也○杜氏曰言先人事後卜筮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臨川王氏曰曰止則命其臣民止于玆也曰時則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也既命其土功之時遂築室也○華谷嚴氏曰三章述大王定宅於岐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叶羽已反迺疆迺理迺宣迺

畝叶滿彼反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叶上止反

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孔氏曰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爲也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則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矣三四句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矣五六句總言其從西水滸而徂東凡經始之事所當爲者無不盡也○華谷嚴氏曰四章述定民居治田畝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古胡反其繩則

直縮色六反版以載叶節力反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孔氏曰司空之屬有匠人掌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曹氏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繩所以為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孔氏曰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朱子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

說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長樂劉氏曰築宗廟之垣墉墻壁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翼翼嚴正也曹氏曰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華谷嚴氏曰五章述將營宮室先作宗廟也○長樂劉氏曰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先營民之居處授民之耕種此章始營公室焉

○捄音俱之陾陾耳升反度待洛反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扶冰反百堵丁古反皆興鼛音皋鼓弗勝音升

賦也捄盛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墻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墻堅聲眉山蘇氏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

也○長樂劉氏曰謂墻成脱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凸音迭五版為堵興

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鼛鼓長一丈二尺以鼓

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考索

日鼛人云以鼛鼓鼓役事春秋傳云魯人之皐蓋皐者緩也役事以弗亟為義故以皐鼓

節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名鼓以皐下之事上以義常欲亟而有功以

鼛節之而弗止故曰鼛鼓弗勝言○安成劉氏曰古人以墻為壁故於作室多言版築之事

○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而言治宮室其獨詳於版築之事者盖垣墻所以圍乎外舉

此則其中衆役可知又版築比之其他工役為最勞至於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則人之樂

事於是為至矣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苦浪反叶苦郎反迺立應門應

門將將七羊反廼立冢土戎醜攸行叶戶郎反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朱子曰書言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新安胡氏曰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為天子皐門雉門為天子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為皐正門為應而諸侯門當名庫雉朱子取毛說證之書春秋禮記家語而斷之曰太王初作皐應二門後尊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焉當矣○考索曰天子五門皐者遠也明最在外故曰皐庫門則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則

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則取其大也此五門各有其義然書又有畢門南門則路門之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雉門之別名也爾雅有正門則應門之別名也若諸侯三門鄭氏以為庫雉路也

冢土大音泰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朱子曰太王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遂通立周社之社於天下以為太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臨川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

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爾雅曰宜祭名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慶源輔氏曰二門既立而太社遂立太社既立而大衆依行周家之勢至是蓋勃勃然有不可得而禦者矣昆夷其得而不服哉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則人心之樂事勸功可知矣迺立冢土戎醜偾行則征伐之事蓋有不容已者矣○孔

氏曰宜祭社之名也○安成劉氏曰上四章之序營立宗廟居室社稷皆在居民之後先王重民之意如此葢國以民為本也

○肆不殄(田典反)厥愠(紆問反)亦不隕(韻敏反)厥問柞(子洛反)棫(音域)拔(蒲貝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駾(徒對反)矣維其喙(吁貴反)矣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愠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棫白桵(音緌)也小木亦叢生有刺(爾雅註曰實如耳璫紫赤可啖○東陽許氏曰材理全白直理易破可為犢車輻又可為矛戟矜矜音芹柄也)拔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

兊通也始通通道於柞棫之間也駾突喙息也藍田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言大王雖不能殄絶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盖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慶源輔氏曰肆不殄厥慍不責夫人之厲已也亦不隕厥問唯盡夫自治之道而已若專於治人而不反之身與雖務反身而不免責於人者皆非聖人事也自修之實而但言其聲問者有其實則有其名也其與後世所謂以虛聲恐喝之者不同矣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慶源輔氏曰四

箇矣字可見不期然而然之意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東萊呂氏曰此章或以為專指太王或以為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太王安得有昆夷駾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然則柞棫拔行道兌安可指為文王之時乎蓋緜叙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太王而終於文王耳○華谷嚴氏曰八章言太王文王調昆夷也陳氏之謂孟子借此章首二句以說文王鄭氏踵之遂誤專以為文王之詩焉○安成劉氏曰下章之首即言虞芮質成之事則此章之末固通文王而言矣蓋其始也昆夷不服而太王不墜其聞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昆夷自服一章之間神祖聖孫實相首尾集傳既曰太王始至又曰至於其後又曰已為文王之時則其歷年亦久矣若以皇矣三章及天作之頌證之則此章通言太王王季文王之事明

矣○豐城朱氏曰太王之去邠避獯狁之難也及其至岐則又有昆夷之愠焉昆夷之愠患之自外至者也內治之修政之由中出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不能必由中出者聖賢必加勉焉蓋君子創業垂統爲其可繼者而已若夫成功則固有天命存焉然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木拔道通則屈不終屈而必於伸晦不終晦而必於顯昆夷之竄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虞芮如銳反質厥成文王蹶居衛反厥生叶桑經反予曰有疏附叶上聲予曰有先息薦反後胡豆反叶下五反予曰有奔奏與走通叶宗五反予曰有禦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華谷嚴氏曰曲直得其平則無爭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

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建安熊氏曰畔謂田之疆界讓畔則兩界之地耕墾皆不及讓路如少避長賤避貴之類入其邑男女異路孔氏曰邑謂城中如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註云以為地道尊右故也斑白不提挈孔氏曰年老其髮白黑雜提挈有少者代之也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建安熊氏曰古者任官必推其人才可以為卿則為卿才止於大夫者不敢居卿之位可以為大夫則為大夫才止於士者不敢居大夫之位無躁競之風有遜讓之實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建安熊氏曰被文王之化自然興起而歸附之三分

天下有其二而說者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之年亦以此歟○新安胡氏曰來歸者四十餘國要亦道化之所漸彼非謂有其疆土版圖也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曹氏曰虞芮皆在岐周之東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朱子曰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是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忽然見之如跳起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孔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使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武臣折衝曰禦侮孔氏曰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

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慶源輔氏曰質虞芮之訟初非期於興起也而其興起之勢蹶然而動焉此聖人之事也然亦豈一己所能獨致哉故周公以為四臣之助為多其辭詳複深歎其得人之盛其意深矣其所以戒成王者切矣所謂四臣者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止於四人而已也○豐城朱氏曰虞芮之質成是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歸者四十餘國是朝覲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文王之德其孚於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譬之弩機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為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無以佐

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書亦曰無能往来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知此則知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材之為聖化之助亦大矣或者乃謂文王之化非四臣之所能為豈不異哉

緜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孟子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朱子曰本言大王事混夷雖不能殄絶其慍怒亦不自隕其聲問之義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當之以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安成劉氏

日所謂受命者蓋諸侯歸文王則文王於天命似有不得而辭者矣然亦推原之詞耳非謂其有改元稱王之事也餘說見上篇慶源輔氏曰以上三篇皆周公作以戒成王之詩文王則專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以及武王之德綿則又追述太王太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蓋歷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耳

芃芃薄紅反棫雨逼反樸音卜薪之槱音酉之濟濟子禮反辟音璧王左右趣叶此苟反之

興也芃芃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迮音窄相附著直略反也槱積也華谷嚴氏曰積以待其乾而用之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此

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王歌反髦士攸宜叶牛何反

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孔氏曰王入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郊特牲曰灌以圭璋故知璋爲璋瓚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峩峩盛壯也錢氏曰衣冠偉壯之貌髦俊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因首章所言而賦以足成其意俊髦之士至誠一意於奉璋助祭之時峩峩然無不得其所宜此則尤可見其趣向之意

○淠匹世反彼涇音經舟烝徒楫音接叶籍入反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興也淠舟行貌涇水名臨川王氏曰涇在周地興所見也烝衆楫櫂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華谷嚴氏曰文王未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之事故言六軍○言淠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北溪陳氏曰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見不徒奉璋助祭之士歸向之如此至於文王

一有所往則六軍之衆亦必追而及之則入心之歸向又可見矣于邁謂有所征往也如伐崇與密須及戡黎之事皆是也助祭內事也于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之振作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豐城朱氏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上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祭祀之時此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征伐之日也

○倬陟角反彼雲漢爲章于天叶鐵因反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爾雅註曰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也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朱子曰遐古註幷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註訓胡字甚好○須溪劉氏曰遐不何不也作人

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朱子曰遐不作人只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且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都在他線索內牽著都動問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問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為誰曰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

棫樸五章章四句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慶源輔氏曰四章言振作五章言綱紀振作謂

變化鼓舞之不容怠廢也綱紀謂統括維繫之不容渙散也此天下之人奉璋之士六軍之衆四方之民所以無不歸附趣向之也○安成劉氏曰一章二章則言左右近臣歸向文王三章則言六軍之衆歸向文王也四章言文王振作天下之人也五章言文王綱紀天下之人也然歸向之者不離於前後左右則其振作綱紀於人者無不至也振作綱紀之者至於久遠則其歸向之者益以衆也

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瞻彼旱麓音鹿榛楛音戶濟濟子禮反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荊

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北溪陳氏曰君子求福也亦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與○華谷嚴氏曰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非文王之心詩人言干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日自求多福非有心求之也首章言文王受祿以德也○慶源輔氏曰樂易則無役役勞苦之意蓋優游寛裕以自盡其在我之理而已是非有意於干祿也自詩人詠歌之則以爲得所以干祿之道云爾

○瑟所乙反彼玉瓚才旱反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

祿攸降叶呼攻反

興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孔氏曰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瓚盛鬯酒以黃金為勺有鼻口酒從中流出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典瑞註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煑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孔氏曰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釀秬為酒以鬱金和之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曰黃流○周禮鬱人掌和鬱鬯註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煑之鐎中秬鬯是不和鬱者○本草註曰鬱金草其花十二葉為百草之英三月有花狀如紅藍煑之用為鬯合

此福而興其民也大抵其一章首尾皆以成就天下人才為說由是推之則旱麓之詩亦以作人為言者亦宜矣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歛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善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為福也

○清酒既載(叶節力反)騂(息營反)牡既備(叶蒲北反)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三山李氏曰君子之受福豈以騂牡之故而得之哉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有豈弟之德則受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力名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

興也瑟茂密貌安成劉氏曰上章王瓚故言縝密此章柞棫故言茂密燎爨也或曰熂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程子曰今入種揄亦焚之使茂○華谷嚴氏曰爨以為柞棫所以茂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治之使無害不若以為民取以供燎不費詞也勞慰撫也孔氏曰上言祭以受福此言得福之事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承上章而言豈弟君子必為神所慰撫則祭必受福亦其宜也○華谷嚴氏曰五章言受福之本也

○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豉反于條枚莫回反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鄭氏曰言文王之求福修德以俟之不為回邪之行以要之也○華谷嚴氏曰六章言求福之心也文王樂易求福不回表記言得

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側皆反大音泰任文王之母莫後反思媚美記反周姜京室之婦房九反大同上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叶尼心反

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孔氏曰太姜太任太姒皆稱太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妃邑姜不稱太蓋避太姜故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朱子曰按春秋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部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見其多

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臨川王氏曰齊者母道也媚者婦道也爲人母盡母道爲人婦盡婦道者太任也至於太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三山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太任而成德可知矣○須溪劉氏曰毋妻如此所以有文王也美之至也○慶源輔氏曰棫樸詩言文王德盛而入歸之旱麓言文王德盛而天福之思齊又推本而言文王之所以德盛者由聖母賢妃成之之遠助之之深而然也○永嘉陳氏曰此詩言文王之聖本於太任太姒或曰使文王以頑爲父以嚚爲母將不得其聖乎曰瞽瞍頑嚚舜之所

以始而終之者孝也舜終不倦而瞽瞍豫此舜之所以聖也舜文王一也文王處其易舜處其難文王處君臣之難舜處其易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牙嫁反于家邦叶卜工反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止齋陳氏曰古人於夫婦之分極加嚴焉刑于寡妻刑于二女刑之一言盖其法近於忍不止於巽與也○新安王氏曰太姒雖賢非文王有以儀刑之豈能全此婦德之懿乎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華谷嚴氏曰御鄭讀如字訓治也○孔氏曰王肅云以迎治天下國家○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

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文王之德足以和神人治家國以足前章之意其序則先尊而後卑先親而後疎也孔子曰家齊而後國治安成劉氏曰大學傳齊家治國章三引詩文始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朱子亦嘗謂即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之意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南軒張氏曰文王之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蓋无非是心之所存也亦聖人雖無事乎推然其自身以及家自家以及國亦固有序矣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豐城朱氏曰先神而後人尊卑之序也先家而後國親疎之殺也誠以事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人罔不孚此所謂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雝雝於容反在宮肅肅在廟叶音貌不顯亦臨無

射音亦亦保叶音鮑

賦也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同厭也保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華谷嚴氏曰在宮則和在廟則敬其誠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間也○永嘉陳氏曰皆文王之誠也○東萊呂氏曰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為主之道矣欲求所以格孚者當於此章觀之○勿軒熊氏曰此承上章而言雝雝在宮即刑于寡妻以下之事肅肅在

廟即惠于宗公以下之事○豐城朱氏曰雝雝和之至也所以為治人之本也肅肅敬之至也所以為事神之本也不顯自其在己者言之亦臨則指其在神者而言也無射自其在人者言之亦保則指其在己者而言也已之所處雖在於幽隱而心之戒懼則常若有臨之者人之於我雖無所厭射而心之操存則常若有所守焉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反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與下章用韻未詳

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羑里之囚及昆夷玁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慍不隕厥問相表裏安成劉氏曰不殄厥慍不隕厥問太王事也文王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可謂繩其祖

武然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文王之事固在其中矣其後周公遭變孫碩膚而德音不瑕雖其天縱之聖抑亦有得於家庭之訓化歟聞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絶而光大亦無玷缺東萊呂氏曰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不缺也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摭其所遺之實事言之如昆夷玁狁之伐崇黑之因皆所謂戎疾也大難之來是亦定數雖聖人有所不能免特處之有道爾故言其大難雖不能殄絶之而使無而在我光大之德終無瑕玷焉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不聞亦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事不諫亦入也所謂不思式

不勉從容中道也文王之德至是則無以復加矣○三山李氏曰其聖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華谷嚴氏曰此章言從容中道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音亦譽髦斯士

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文王也東萊呂氏曰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皐陶已曰稽古則以文王為古之人復何疑哉譽名髦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須溪劉氏曰兩章兩肆皆言其效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孔氏曰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

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遂言其德盛而無斁故天下人才無小無大皆有所觀感而蒙其成就是以令其為士者得其名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於作成人才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者然後為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意蓋如此○華谷嚴氏曰此章言至誠為能化也○東萊呂氏曰聖人流澤萬世者無有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夫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臨川王氏曰初言太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定宇陳氏曰文王之聖生之者聖母助之者賢妃然文王固不能不資助於太姒而實能

修身以刑于寡妻三四章皆言修身事也末章則不特成已而且能成物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各反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叶胡郭反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洛反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達各反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者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程子曰頌云耆定爾功毛氏傳曰耆致也○安成劉氏曰耆釋文音鬐集傳疑訓為致則當音指讀如耆定爾功之耆憎當作增式廓猶

言規模也慶源輔氏曰式如式樣之式廓如匡廓之廓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安成劉氏曰二章至四章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五章至八章則叙文王之德業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程子曰此泛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天惟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絶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孔氏曰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崧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眷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

周之地與大王爲居宅也慶源輔氏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者言天之威明可畏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者言天之心意所在也夏商之政不得其道則遂舍之而不顧四國之君則於是尋究於是謀度然後予之而不敢輕易焉大抵天之爲道栽培之者難傾覆之者易也

○作之屛必領反之其菑莊持反其翳一計反脩之平之其灌其栵音例啓之辟婢亦反之其檉丑貞反其椐羌居反叶紀庶反攘之剔宅歷反之其檿烏劍反其柘章夜反叶都故反帝遷明德串古患反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作拔起也屛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

自斃者也孔氏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脩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啓辟芟除也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爾雅註曰今河傍赤莖小楊○陸氏曰生水傍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椐樻音匱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者也陸氏曰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蠶也本草曰柘木裏有紋亦可旋為器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大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

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駾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此章言大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廬陵歐陽氏曰此章本周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刋除椈木而營理邑居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慶源輔氏曰此章首八句入事也後四句天命也由天命時故人事應由人事治故天命從也菑翳則因其死斃而拔去之灌栵則因其叢列而脩治之檉椐凡木則芟除之檿柘美材則攘剔之蓋順理而為之

舉此開辟林木一事言之則餘可知矣○廬陵彭氏曰太王之遷從之者如歸市非人之所能為也必有主宰之者故詩人託辭以為帝遷之帝遷之則天命之盖帝所以主宰乎天者也書言昭受上帝而後言天其申命用休言帝休而後言天乃大命文王皆此類也

○帝省(息井反)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反)松柏斯兌(徒外反)帝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叶羽已反)則友其兄(叶虛王反)則篤其慶(叶祛羊反)載錫之光受祿無喪(息浪反叶平聲)奄有四方

賦也拔兌見緜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

也因心非勉強也華谷嚴氏曰李氏云孝悌之道豈可以僞爲哉因其心而然耳生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本於良知良能豈非因心而然哉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廬陵彭氏曰柞棫斯拔松柏斯兌精神氣象見於林木之間有方興未艾之象夫以周之建國既得其地而爲君者又得其人皆非人力所能爲故詩人又託詞以爲帝省帝作蓋有主宰之者也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

大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朱子曰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太伯知之逃之荊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是為文王又曰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為狷王季受之而不為貪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勉齋黃氏曰泰伯知王季之後又有文王之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太王之志也是泰伯之讓上以繼太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也然以太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西山真氏曰王季之友太伯蓋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遜已而後友之使太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季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

已既受大伯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廬陵彭氏曰太伯以天下讓王季乃能修其德而有以篤其慶使太伯讓國之美赫然光顯於後世者王季與之也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禄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豐城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讓王季之日泰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之所由成也太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爲而不爲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泰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詩人所以再三歎詠於王季也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反)其心貊(武伯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丁丈反)克君王(如字或于況反)此大邦克順克比(必里反)比(毗至反)于文王其德靡悔(叶虎洧反)既受帝祉(音恥)施(以豉反)于孫子(叶奬里反)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静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爲慶刑不濫故人以爲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

使有尺寸能度義朱子曰猶言天誘其衷能使制義也○慶源輔氏曰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先生解以爲人心有本然之權度者盖謂是也○豐城朱氏曰帝度其心使之能權也夫惟能權故能受太伯之讓而篤周家之慶也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華谷嚴氏曰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比是一意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也○廬陵彭氏曰克長則出於其類也克君則居人上而爲之君也王此大邦則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由小至大其序如此○孔氏曰王季君其國耳以其追號爲王故以王言之○蕭田鄭氏曰能爲人長能爲人君故使之王此大邦又能惠順親比其民人也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旣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華谷嚴氏

日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人有過則悔恨靡悔則無過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憾也言王季之德傳于文王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而延于子孫也○豐城朱氏曰與章專美王季之德故言之特詳至于文王則但言其德之靡悔而已然謂之靡悔則其德之純一無間亦可見矣惟其德之無間是以其福之無窮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願反)無然歆羨(餞面反)誕先登于岸(叶魚戰反)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叶卜攻反)侵阮(魚宛反)徂共(音恭)王赫斯怒(叶暖五反)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以篤于周祜(侯五反)以對于天下(叶後五反)

賦也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朱子曰天豈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天命之也○

華谷嚴氏曰天不言以意謂之也必謂之帝謂者言文王之心天實知之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姞其入聲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寧州涇州即今平凉府静寧州涇州並隷陝西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安成劉氏曰二旅字所指不同結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

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廬陵彭氏曰無畔援則中正而不溺於私無歆羨則剛大而不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也○長樂王氏曰人心本嘗不正也有所畔援則不得其正有所歆羨則不得其正無畔援歆羨則使之正其心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一有畔援歆羨則流於私欲凡所云為必不能先知先覺又焉能有所濟乎況於用兵行師之際情欲易縱之時而二病不去幾何而不流於窮黷也哉故此章將言文王之征伐而先言文王之無此病也誕先登于岸以涉水為譬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

畔援歆羨也藍田呂氏曰雖赫怒用兵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歆羨皆有心者也○臨川王氏曰有所畔援歆羨不得其欲而怒則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異乎人之私怒也○朱子曰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歆羨上說起後面却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著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豐城朱氏曰密之敢距大邦不知有事大之禮也侵阮徂共不知有恤小之義也此天理之所當怒而王法之所當誅也故赫怒整兵以遏其衆**此文王征伐之始也**新安胡氏曰此是文王興師之始詩人必原於天之所命以見文王之怒非出於己私也

○依其在京叶居良反**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飮我泉我泉我池**叶徒何反**度**待洛反

其鮮息淺反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孔氏曰鄉人嚮望之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旣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華谷嚴氏曰侵自阮疆謂自阮疆而侵密猶春秋書公至自晉密阮接境也○安成劉氏曰春秋書法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此詩於密言侵於崇言伐固非如春秋書法例然其師旣按徂共之衆則密人退歸矣故周師旣出阮疆而遂侵之蓋亦出其不意而謂之侵也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華谷嚴氏曰文王以西伯討密之罪豈有

一毫畔援之私耶阮不幸而與密為鄰幸而
遇文王為伯也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伐
密不言者是師次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
都焉所謂程邑也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兵侵密乃遽曰我陵我阿我泉
我池無敢陳其兵飲其水者辭直理正威靈
氣燄莫有敵者所謂帝王之道出萬全者也
程邑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側為萬邦之所趍
向下民之所歸往○華谷嚴氏曰文王用心
廣大威德暢洽歸者益衆非舊邑所能容故
也○新安胡氏曰度其鮮原以下即上章以
篤周祜以對天下之實事也其字指密而言
○孔氏曰程邑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
也○安成劉氏曰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
亦猶伐崇之後而作豐邑方其伐之討罪而
已固未嘗先有作邑之心也自常情觀之必
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故言伐
密伐崇之事皆先以帝命發之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在

京兆府咸陽縣即今西安府咸陽縣隸陝西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丁丈反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音爰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東萊呂氏曰此句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則法也仇方讎國也丘氏曰即崇也兄弟與國也廬陵彭氏曰以諸侯之國為兄弟亦未嘗稱王一驗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

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鄠縣即今西安府鄠縣亦隸陝西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程子曰天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故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東萊呂氏曰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明德之實也○安成劉氏曰明德者文王之德所得乎天之本體也不大不長者文王之心不暴其德之形迹也

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 華谷嚴氏曰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 **故又命之以伐崇也** 朱子曰詩天理自然謂之則謂理之不可踰也人稱伐密伐崇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爾 **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與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慶源輔氏曰文王之明德上則與天為一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至矣然未嘗暴著於聲色之間其所云為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此天所以又命之使伐仇方也夫文王之以崇為仇蓋亦天理之當然也○華谷嚴氏曰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

爲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盖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

○臨衝閑閑叶胡貟反崇墉言言執訊音信連連攸馘古獲反安安叶於肩反是類是禡馬嫁反叶滿補反是致是附叶上聲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叶分聿反崇墉仡仡魚乞反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叶虛屈反四方以無拂叶分聿反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孔氏曰王藻云聽鄕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

計功也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考索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稱蚩尤作劒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豈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世祭之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茀茀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孔氏曰信十九年左傳云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言執訊必嘗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程子曰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

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慶源輔氏曰是致是附仁也是絕是忽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不敢侮仁之至也義以絕之天下從之而不敢拂義之至也非文王與天同德者其孰能之○三山李氏曰文王所伐者崇耳而四方之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安成劉氏曰此其三句不降之時乎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安成劉氏曰此其復伐之日乎此所謂文王之師也程子曰聖人之伐未有不俟其革心順服者既不服然後攻之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華谷嚴氏曰首章言天初眷太王之意次章述太王遷岐也○安成劉氏曰兩章稱帝者三稱天者一可見天之所以命太王者矣蓋其始去邠則邠人從之其居于岐則四方歸之民之歸往如此即太王已受天命矣然而求太王之所以得乎天者則以帝遷明德而然也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華谷嚴氏曰三章述太伯王季相遜之事為文王張本四章則述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也○安成劉氏曰三四章言帝者四可見天之命王季者矣然而王季之所以得乎天者則以其德克明而然也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程子曰文王之伐始於密

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〇朱子曰詩自從大王說来如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如文王伐崇一節不是小小侵掠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我陵我阿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授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當商之季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〇安成劉氏曰五章至八章言帝者四而

帝之所以命文王者惟拳拳於武功求其所以然者則又以帝之懷其明德也唯其祖父子孫相傳一德是以天之眷命有加而無替及至商罪貫盈而天又命武王誅之天豈私於有周也哉

經始靈臺叶田飴反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叶六直反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毛氏曰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安成劉氏曰文王之臺其名如此豈至周有天下遂以為天子之臺而諸侯別名觀臺也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

○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音侵察災祥時觀游

節勞佚也東萊呂氏曰作臺主於望氣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瀹精神宣節勞佚盖一弛一張無非事也○安成劉氏曰韻註氣祥氣祲妖氣盖察災祥則於此望氣節勞佚則於此遊觀皆取其高明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慶源輔氏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兩句乃申說上四句意○定宇陳氏曰不欲其急而過於勞者愛民之仁子來而忘其勞者事君之義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也○南軒張氏曰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來君民之相與如此○三山李氏曰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為勦民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勦焦上聲○華谷嚴氏曰首章述作臺之功

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朱子曰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加以美名也

○王在靈囿叶音郁麀音憂鹿攸伏麀鹿濯濯直角反白鳥翯翯戶角反王在靈沼叶音灼於音烏牣音刃魚躍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曰築墻爲界域禽獸在其中麀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長樂劉氏曰鹿易逸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乃不驚不逸而攸伏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牣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曾氏曰鹿自如

而不驚鳥翔集而不去魚亦跳躍而自適則文王之時飛潛走伏皆遂其性也○華谷嚴氏曰次章言既作臺而遊焉夫車馬羽旄一也有見之而欣欣喜色者有見之而疾首蹙頞者由人心之樂不樂也文王鳥獸魚鼈何以異於人我特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鼈一語道盡一詩意○豐城朱氏曰臺下有囿則從而謂之靈囿囿中有沼則從而謂之靈沼王而時在靈囿也則見其鹿之攸伏言其性之適也見其鹿之濯濯言其體之肥也見其鳥之翯翯言其色之潔也此飛走者樂其為飛走也王而時在靈沼也則既見其魚之牣而其多可知也復見其魚之躍而其適可知也此鱗介者樂其為鱗介也已

○虡音巨業維樅七凶反賁扶云反鼓維鏞音庸於論盧門反鼓鍾於樂音洛辟音壁廱

賦也虡植木以懸鍾磬其横者曰栒音筍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孔氏曰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横木謂直立者爲虡謂横牽者爲栒栒上加大版刻版如鋸齒爲飾○鄭氏曰虡也栒也所以懸鍾鼓也樅業上懸鍾磬處以綵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孔氏曰以綵色爲之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段氏曰鍾虡飾以嬴屬磬虡飾以羽屬器異異虡故也鍾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著竹之有筍然筍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簨虡所以架鍾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筍虡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此有瞽所以言設業設虡崇牙樹羽也賁大鼓也釋文曰賁亦作鼖長八尺鼓四尺安成劉氏曰賁鼓身高八尺兩其鼓之面皮所冒者徑四尺也中圍加

三之一安成劉氏曰中圍者謂鼓腹也鼓面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鼓腹之圍加
以三之一則其圍十六尺而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鏞大鐘也論倫
也言得其倫理也黃氏曰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故曰於論於樂
於歎辭也辟廱通雝澤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
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雍
孔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璧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
觀也○朱子曰振鷺之詩曰于彼西雝說者以廱為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
宮也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則
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
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華谷嚴氏曰三章四章皆述辟雍作樂之事文王既遊囿沼

遂於辟雍作樂也○安成劉氏曰古之教者固不廢樂而大射之禮亦先用樂作樂於辟雍無可疑者此後兩章自說辟雍作樂之事前兩章自說遊觀靈臺之事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徒河反鼓逢逢薄紅反矇音蒙瞍音叟奏公

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埤雅曰夏小正云剥鼉以為鼓其皮堅厚取以冒鼓故曰鼉鼓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取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續博物志曰鼉長一丈其聲如鼓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鼉鼓之聲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華谷嚴氏曰申言鐘鼓辟雍之樂詠歎不

能已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
奏言方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詞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孔氏曰鄭氏云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雍之以靈沼謂之辟廱皆無明文玄按靈臺一篇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則辟廱及三靈或同處矣○黃氏曰民樂其有靈臺沼囿而亦樂其有麀鹿魚鼈所謂愛人而及其物也○雙峯饒氏曰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華谷嚴氏曰文王始作靈臺民樂成之其遊於囿沼也又樂其有鳥獸魚鼈其作樂於辟雍也又樂其有鐘鼓之音所謂聞王鼓樂於此欣欣然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而嗟歎之不能已則民之愛戴者深矣○定宇陳氏曰靈臺一詩辟雍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鐘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也外辟雍教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民樂其樂蓋至此矣○豐城朱氏曰前二章言靈臺之遊後二章言辟雍之教育遊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蕃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殆將與賢者共之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居良反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

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慶源輔氏曰下箇精神字甚有意須深思之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北溪陳氏曰哲王之在天則太王王季文王也其在鎬京者則武王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〇此章美武王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豐城朱氏曰聖人興王之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前而先后在天之神非聖人無以配之於下蓋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太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

可乎夫惟太王王季文王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人於此原其始而歸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叶孚尤反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三山李氏曰武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之求故也起而求以繼之也○三山林氏曰作起而求之如敏以求之之求○華谷嚴氏曰康誥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還離暫得而還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慶源

輔氏曰永言配命已觧於文王詩此章言武王得以對彼在天三王於鎬京者以其能趍求先世之德而繼之此孚字與書所謂作周孚先之孚同夫王者之信豈一朝一夕之所能成哉○華谷嚴氏曰武王所求者先世之德故能長配天命有天下而傳無窮遂成王者之信也王者之事業莫大於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也○定宇陳氏曰配祖宗而與世德一即配天而與天理一者命原於天而三后亦在天配三后即配天矣配命則必能配三后矣○豐城朱氏曰此章二配字不同王配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永言配命是以人而合乎天之辭有以配對於下而已之德既與先王而為一有以配合乎天而已之心復與天理而為一此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豈可以他求哉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蓋世德皆實心之形著而天命即實理之流行既有以配對於先王復有以配合乎天命則王者之德著於下而天下之心應乎上上下交孚而

其爲信也成矣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爲法耳朱子曰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長樂王氏曰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也○永嘉陳氏曰王者之德著於人而可信者謂之孚存於心而不忘者謂之孝天下皆知法武王之德而不知德之可法者本於聖人之孝○安成劉氏曰武王之孝可謂天下之法此所以爲達孝所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僞耳何足法哉

○媚玆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叶蒲北反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丕應徯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華谷嚴氏曰天下媚愛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謂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言孝思昭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序所謂能昭先人之功也○慶源輔氏曰下武六章下章都疊上章一句說獨四章不然者蓋承上二章三章兩章而言武王既能成王者之信又能使天下以其孝思爲法故天下之人皆戴武王而所以應之維是順德焉順德即孝之所感也上

以孝感故下以順德焉至此然後再疊上章一句永言孝思說起而又言明乎其嗣先王之事也夫嗣先王之事即是世德作求世德作求昭哉嗣服又皆是孝孝即是順德上以孝感下以順德尤非一朝一夕暫行復輟者之所能致也○新安王氏曰武王之順德在於繼志而天下應之則其孝能嗣先王之事者不可掩矣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候古反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朱子曰昭茲漢碑作昭哉洪氏隸釋茲哉叶韻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慶源輔氏

日此章又言武王旣明乎其繼先王之事來世能繼武王之迹則於萬斯年永受天祿而不替又不止此四王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已也○豐城朱氏曰繩祖武者欲後人繼武王之迹也武王之道惟信與孝而已然武王之信乃王者之大信固非暫焉作輟之所能武王之孝乃天下之達孝尤非暫焉勉强之所能也然則如之何曰法武王之信在乎天之命之永配法武王之孝在乎世德之是求如是而不受上天之祜者未之有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强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黃氏曰孝弟之至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而得萬國之歡心此所以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也○安成劉氏曰事見周顯王二十六年此借引之故朱子初解此下有曰其事則猶此也但秦以方周以德耳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

助乎云爾新安王氏曰受天之福則四方諸侯皆來朝賀雖千萬年相與佐助也○慶源輔氏曰豈不有助乎者言天下皆來朝賀於周則豈不有助乎周家也歟○定宇陳氏曰天且福之人將焉往宜來世之得人與得天相爲長久也不徒賀之而尤佐之見人心蕃屏王室之至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首章言武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中三章言武王善繼善述之孝又有常永不已之誠故能成王者之信爲天下之法以致天下之愛戴如此末兩章又言武王之成效大驗如此則其後世子孫亦將善繼其先人之緒而久受上天之福多得天下之助也○定宇陳氏曰此詩美武王繼三后於已往開後嗣於方來惟以求世德永孝思而上合天理下孚人心者爲之本耳

或疑此詩有成王

字當爲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脉通貫非有誤也黃氏曰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此詩言武王得天下亦言其配三后之德故中庸言達孝而此詩言其孝思中庸言孝者善繼志述事而此詩言孝亦曰成王之孚也

文王有聲遹尹橘反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賦也遹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詞駿大烝君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安成劉氏

日四章以上言文王遷豐六章以下言武王遷鎬而首章推本之曰

文王之有聲也鄭氏曰聲令聞也甚大乎其有聲也

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曹氏曰文王之道務在安民而已是以視民如傷○藍田呂氏曰文王征伐皆求所以安民皆觀所以成業之效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慶源輔氏曰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於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是求天下安寧而觀其功所底乎成耳此其所以克君也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

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邘者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華谷嚴氏曰文王受天命以討罪不容自已故有此征伐之功最後伐崇威德益著國勢寖盛程邑又不足容乃作豐邑居之誠得人君之道也○豐城朱氏曰大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

○築城伊淢況域反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反其欲禮記作猶遹追來孝叶許六反或呼侯反王后烝哉

賦也淢城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深廣並去聲各八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

慶源輔氏曰王王也追稱也后君也本稱也○眉山蘇氏曰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

○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爲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孔氏曰此述作豐之制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慶源輔氏曰作城而限於淢作豐而稱其城則其規模本不大也然亦非是文王急於成已之欲而苟作之也特以追先王之志而來致其孝耳○定宇陳氏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作豐追孝于前以見作豐乃天與前人之心也○華谷嚴氏曰此明作豐之心也○安成劉氏曰孝者善繼志善述事者也故文王之孝在於伐崇作豐武王之孝在於成王之孚文王所求乎子即文王所以事父者也故曰父作之子述之○豐城朱氏曰適追來孝文王之孝也永言孝思武王之孝也文王之孝

有以追先人之志武王之孝有以成文王之功此周之王業所以盛也

○王公伊濯直角反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叶胡田反王后烝哉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藍田呂氏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榦也藍田呂氏曰文王建都邑而天下知所歸往皆倚以為榦○龍舒王氏曰維豐之垣有形之勢王后維翰無形之勢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經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華谷嚴氏曰皇大也一統天下其事又一大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董氏曰周之建都豐水正在其傍於是思禹之故績而見周之成功也○孔氏曰左傳劉定公見雒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為君華谷嚴氏曰豐水所以東注于河者是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同歸周者以武王為天下之君也蓋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害濟民也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豐城朱氏曰豐水東注言其水性之順也四方攸同言其人心之合也即水性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而有以見武王之德則武王不惟近無愧於文王而且遠無愧於神禹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叶蒲北反皇王烝哉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安成劉氏曰先儒謂岐在邰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朱子曰秦始皇營朝宮謂南史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遷鎬之意亦是如此○長樂劉氏曰武王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可容也故作鎬京焉辟廱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

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廬陵彭氏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遷鎬而成辟廱○劉氏曰都鎬而先建學首善之地教化之源也○華谷嚴氏曰四方之服也久矣此言辟廱之化深入其心也四方先言西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繼伐之詩而言教化者見武王德化流行而人心服也○慶源輔氏曰見武王得天下以教化爲先務也先生謂以見武王之得天下非以力取之者是也○豐城朱氏曰四方依同皇王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也鎬京辟廱無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師道也君以治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依同師以教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心服則其尚德而不尚力於此亦可見矣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居良反維龜正叶諸盈反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賦也考稽董氏曰卜筮之道必先斷於心故曰考卜維王則王志先定矣其考卜者所以齊衆志也洪範稽疑以汝則從為主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慶源輔氏曰言武王居鎬稽疑於龜而成其居邑亦非私意之所為與三章言文王匪棘其欲之意同張子曰此舉謚者追述其事之言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五章六章先稱武王為皇王至此章以後乃舉武王之謚故朱子引横渠說明此詩為追述武王之事以證其後所論鄭譜之誤爾○豐城朱氏曰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遷宅焉惟龜為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成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

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鉏里反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叶奬里反武王烝哉

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臨川王氏曰雖詒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或曰賦也言豐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

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慶源輔氏曰此章兩說雖不同然以遺孫謀安翼子為武王之事則同也第二說雖覺輕快然首句著箇豐水有芑一句畢竟似興體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慶源輔氏曰每章皆言烝哉以結之者不獨以見其歎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為然後於

君天下為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足耳○孔氏曰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安後世之事○問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朱子曰詩中言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黃熟自落下來○東萊呂氏曰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伐功何耶蓋創業而貽厥孫謀固非大告武功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不可一體求也○安成劉氏曰允文文王而有此武功則非不足於武也桓桓武王而鎬京辟廱則非不足於文也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傳大全卷之十六

詩傳大全卷之十七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叶魚倫反)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叶養里反)以弗無子(叶奬里反)履帝武敏(叶毋鄙反)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叶相即反)載生載育(叶日逼反)時維后稷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為高辛之世妃(孔氏曰鄭氏謂姜嫄為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禖也弗之言祓(音弗除也)也祓無子

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顏氏曰祠以仲春正其候也祭以太牢尊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然祠禖之禮不知所始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禖則是帝嚳簡狄之時已有神矣○孔氏曰燕來主為產乳滋蕃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祀郊禖至高辛之世以有吞卵之事以為禖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禖配祭故改為高禖天子親往后率九嬪音頻御孔氏曰天子親往敬其事后妃率九嬪從之侍御於祭焉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音獨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孔氏曰禮天子所御幸者使大祝酌醴酒飲之於郊禖之庭以神惠光顯之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為男也○鄭氏曰韣弓

衣也以緇布為之○安成劉氏曰此上所言祭郊禖之禮乃通言古者天子有此禮耳非專指姜嫄之事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足大指○朱子曰敏字當為絕句叶上韻爾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音身懷孕也也孔氏曰左傳云邑姜方震大叔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禮記內則註曰側室謂夾室也燕寢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鄭氏曰時有大人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趾之處○安成劉氏曰姜嫄以高辛子孫之妃而得祀郊禖豈古禮簡質天子諸侯皆用其禮歟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

也華谷嚴氏曰生后稷所以生此民也○臨川王氏曰緜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太王之與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由后稷而起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孔氏曰周公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故王者可以祖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慶源輔氏曰初生周人者實姜嫄也生民如何是又問其所以然也以下則述其所以然而終結之以時維后稷一句蓋言其所生之子實后稷也后稷始教民播種而利及萬世非天所命而何宜其始生之靈異乎○華谷嚴氏曰首章述姜嫄禱而生后稷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朱子曰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偽妄然豈可因後世偽妄而并真實者皆以為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

戌亦以為非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雙峯饒氏曰天地泰和元氣之會鍾為麟鳳非是有種而生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朱子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常變之不同夫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此理之變也又曰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為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

可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他末反不坼勑宅反不副孚逼反叶孚迫反無菑音災無害叶音曷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叶養里反居然生子叶奬里反

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本草日生物中羊產最易坼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生必坼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坼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

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華谷嚴氏曰次章述稷生之易也○慶源輔氏曰首章言其受孕之祥此章言其降生之異受孕既本於天則降生必異於人也上帝不寧不康禋祀乃指首章所言郊禖之事也

○誕寘之隘於懈反巷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敷救反翼叶音異之鳥乃去矣后稷呱叶去聲矣實覃實訏叶去聲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腓芘字愛新安胡氏曰集傳於采薇小人所腓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如是則正與易咸其腓同義意者牛羊見稷以足肚

遮茈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字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華谷嚴氏曰三章述稷生而見棄之事○豐城朱氏曰人同類者也物異類者也而無不有愛護之意以見天之所生固非人之所能棄也

○誕實匍音蒲匐蒲北反克岐克嶷魚極反以就口食蓺之荏而甚反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瓜瓞唪唪布孔反

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曹氏曰岐嶷言其能立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蓺樹也荏菽大豆也旆旆枝旟揚起也役列也穟穟苗美好之貌也幪幪然茂密也唪唪然多實也錢氏曰旆旆如旗之旆○長樂劉氏曰旆旆穟穟幪幪唪唪言皆異於常人所種○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去聲下同種殖麻麥麻麥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為農師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后稷之於種殖蓋天性自然生知非從習得皆所以終首章之意也○華谷嚴氏曰四章述稷幼好種殖之事○廬陵曹氏

曰聖人一種殖之間而嘉種各遂其性則所稟之異可知矣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反)之道(叶徒口反)茀(音弗)厥豐草(叶此苟反)種(去聲)之黃茂(叶莫口反)實方實苞(叶補苟反)實種(上聲)實褎(叶徐久反)實發實秀(叶忽久反)實堅實好(叶許口反)實穎(營井反)實栗即有邰(他來反)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張子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今農民未見致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即一種其收即天幸也惟后稷則盡人力之助也○華谷嚴氏曰即茀草也一端可以類見 茀治也臨川王氏曰草盛曰茀治草亦謂之茀 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坼也此漬(疾賜反)其種也種甲坼而可為

種也褎漸長也華谷嚴氏曰以上言禾之苗也發盡發也秀始穟也華谷嚴氏曰以上言禾之秀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栗不秕補履反也既收成見其實皆栗栗然不秕也華谷嚴氏曰以上言禾之實也邰后稷之母家也孔氏曰杜預云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斄與邰同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與○言后稷之穡如此華谷嚴氏曰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次序者所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者報之亦滅裂鹵莽耘者報之亦不鹵莽令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穡如此○慶源輔氏曰夫自浸種以至收成無非盡人力以相助之而但曰穡者要其成而言之耳故堯以其有功於民

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華谷嚴氏曰五章述后稷掌稼穡而封邰也○曹氏曰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弗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也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孚鄙反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恒古鄧反之秬秠是穫是畝叶滿洧反恒之穈芑是任音壬是負叶扶委反以歸肇祀叶養里反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荅曰天雖至神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

農植嘉穀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稃音孚二米者也穈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恒徧也謂徧種之也任肩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華谷嚴氏曰六章述后稷教人種嘉穀以供祭祀也○安成劉氏曰后稷得國而始主祭則宗廟羣神之祀皆始此矣○豐城朱氏曰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秬秠穈芑言者自其種之嘉而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留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

祭脂取羝都禮反以軷蒲末反叶蒲昧反載燔載烈如字叶力制反以興嗣歲叶音雪又如字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揄抒音暑臼也孔氏曰謂抒米以出臼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釋淅音昔洮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太宰及儀禮少牢饋食皆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祭日之吉凶又按射義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者得與於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惟齊戒具脩也安成劉氏曰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齊者散齊七日戒者致齊三日具謂所當供脩謂掃除糞污也蕭蒿也脂膟音律膋音聊也宗廟之祭取蕭合音閤

膟膋爇如劣反之使臭達牆屋也鄭氏曰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羝牡羊也孔氏曰祭不用牝也軷祭行道之神也鄭氏曰山行曰軷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菩音倍轢音洛燔傅諸火也烈貫之而加于火也曹氏曰宗廟與軷皆有尸燔烈所以為尸羞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華谷嚴氏曰七章述后稷祭祀之事總說宗廟及軷祭也○廬陵曹氏曰朱子謂四者皆祭祀之事雖只指取蕭以下四者而言然舂簸以及謀惟亦莫非祭祀時事特舂簸以及謀惟乃將祭時事而取蕭以及燔烈則臨祭時事祭祀以農事而始典則亦以農事而迭舉今歲豐年而祭所以報也亦所以祈也於是豐年之祥無或間斷往歲之豐登可繼來歲之豐登又興矣可見后稷之謹祭祀而重農事也如此

〇卬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下與今叶胡臭亶時叶上止反后稷肇祀叶養里反庶無罪悔叶呼委反以迄許乙反于今上與歆叶

賦也卬我也木曰豆以薦葅醢也瓦曰登以薦大音泰羹也孔氏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葅醢是豆為薦葅醢也公食大夫禮大羹湆不和實于登是登為盛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湆者肉汁也湆音泣〇臨川王氏曰釋之烝之簠簋尊爵之實也羝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葅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實互相備也〇廬陵羅氏曰卬盛于豆登則親執其勞而非委之他人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疊山謝氏曰天地間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理鬼神無形無聲惟有理有氣在冥漠之間耳凡祭皆

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醴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三山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爲祭宗廟羣神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華谷嚴氏曰末章言尊后稷以配天也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華谷嚴氏曰言天之所享不在物也蓋后稷能教民稼穡以相天故以功封部而祀宗廟天心眷之久矣子孫世脩其業不敢失墜以獲罪于天遂至今日得以成王業而郊天天之歆饗蓋在此耳○曹氏曰大羹不和陶匏無文至薄也而上帝則居然

歆之盖自后稷肇祀宗廟社稷以來世世克脩其業是以上帝眷顧無窮也

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方言周家尊后稷以配天之祭既言天之所以應答者甚爽矣於是遂言自后稷至成王只是兢兢一心唯恐有罪悔以承天之休而不敢少替此即曾子戰兢之心也但其用有廣狹耳○豐城朱氏曰上章言后稷之祀此章遂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夫莫高於天莫尊於帝若不可得而感格也而香之始升上帝已安而饗之豈爲其芳臭之薦得其時而已哉盖自后稷之肇祀也載謀載惟之致其誠取蕭取羝之致其謹載燔載烈之致其戒固未嘗有一毫之罪悔由后稷而公劉公劉之心

無以異於后稷也由公劉而大王大王之心無以異於公劉也由大王而文武文王武王之心又無以異於大王也今至於後王之時而此心之敬畏猶前日也則上帝之饗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一敬畏之相傳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音僖頒胙之禮也歟慶源輔氏曰先生疑此詩專言后稷而不及於天則固非可用於郊祀上帝之時矣若郊祀後有受釐頒胙之禮則用此詩可也按漢書註如淳曰釐福也應劭曰祭餘肉也顏師古曰字本作禧假借用耳○新安胡氏曰段氏云郊祀后稷樂歌已見於頌郊祀主於嚴肅故其辭簡此殆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耳舊說第三章八

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爲十句第四章當爲八句則去吼訏路音韻諧協吼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爲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章之首皆有誕字朱子曰生民是序事詩序那首尾要盡下武有聲等詩却有反覆歌詠意思○安成劉氏曰此詩前三章言后稷之所以生四章五章言后稷樹藝五穀之義六章七章言后稷耕穫以供羣祀卒章遂說歸成王祀天之事而推原其自后稷以來未嘗獲戾于天也雖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一詩之意實爲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爲受釐之樂歌也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戚戚兄弟待禮反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興也敦聚貌勾萌之時也鄭氏曰勾屈生也芒而直曰萌行道也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坼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鄭氏曰稚者設筵老者加之以几○長樂劉氏曰肆筵行燕禮也授几優尊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

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朱子曰此詩上四句本是興起下四句以行葦興兄弟勿踐是勿遠意也○慶源輔氏曰敦然始句萌之行葦勿使牛羊踐履之則自然漸漸甲坼成形而其葉泥泥然柔澤矣以興戚戚然之兄弟莫使之相遠而常相親近則自然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矣兄弟親戚恩意本厚其所以至於薄者只緣相遠而相踈故耳若常使相近相見情意浹洽則相親相敬相與燕樂其於肆筵授几之事自然有不容已者矣此爲首章一篇之意皆具於此最當玩味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東萊呂氏曰敦彼行葦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踈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矣

○肆筵設席叶祥勺反授几有緝御叶魚駕反或獻或酢

方落反 洗爵奠斝 古雅反叶居訝反 醓 他感反 醢以薦 叶即略反 或燔或炙 叶陟略反 嘉殽脾 婢支反 臄 渠略反 或歌或咢 五洛反

賦也設席重 平聲 席也 孔氏曰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蹈藉也 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之使也 長樂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慶源輔氏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二句象上章而言肆筵授几之際其意有加無已也 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 市流反 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斝爵也夏曰醆 阻限反 殷曰斝周曰爵 孔氏曰斝畫禾稼也 醓醢之多汁者也

孔氏曰醓肉汁也盖用肉爲醢特有多汁醓所以濡菹有醓必有菹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音備於琴瑟也孔氏曰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徒擊鼓曰咢○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也豐城朱氏曰侍御之盛言其人之不乏也獻酬之盛言其禮之無闕也飲食之盛言其物之豐也歌樂之盛言其聲之備也

○敦音雕下同弓既堅叶古因反四鍭音侯既鈞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賢叶下珍反敦弓既句古侯反叶古侯反既挾子協反四鍭四鍭如樹叶上主反序賓以不侮

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孔氏曰雕是畫飾之義弓惟用漆漆上又畫之荀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堅猶勁也鍭金

鍭翦羽矢也鍭宗入聲○孔氏曰鍭者鐵鍭之矢名也鈞參音驂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音全奇音畸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禮記投壺曰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云云註曰以勝為賢尚技藝也純並音全○儀禮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均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均註曰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以中為雋也純並如字勾彀通謂引滿也射禮搢音晋三挾音浹一既挾四鍭則徧釋矣孔氏曰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

四矢故挿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徧釋之也射按大射禮搢三挾一蓋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如樹如手

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令弟子

辭所謂無憮音呼無敖音傲無偝音佩立無踰言者

也投壺註曰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憮敖慢也偝立不正向前也踰言遠談語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

以中多為儁祖峻反以不侮為德○言既燕而

射以為樂也慶源輔氏曰此言既燕而射以為樂前四句言射而中又以中多為賢後四句言射而貫革又以不侮為德中多則藝精不侮則德盛○廬陵李氏曰大射主於射故大夫未舉旅則射燕射主於飲酒故王肅以此為燕射於燕旅酬後為之○

東萊呂氏曰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宴未終擧觶無筭爵獻酌尚多故言酌大斗祈黃耇於旣射之後

○曾孫維主如字或叶當口反酒醴維醹如主反或叶奴口反酌以大斗叶腫庚反或如字以祈黃耇叶果五反或如字黃耇台湯來反背叶必墨反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朱子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謂曾孫皆以為成王則誤矣○埤雅曰周官王燕則膳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今此曾孫維主則以尊事黃耇所以為厚也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孔氏曰漢禮器

制度註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所謂大斗也此蓋從大器挹之於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祈求也黃耇老人之稱以祈黃耇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音誌云用蘄音祈萬壽考古圖伯百父敦銘曰云云百音首又讀如同敦音對用蘄眉壽永命多福考古圖齊豆銘曰云云用蘄眉壽萬年無疆考古圖召仲丂父壺銘曰云云伯戔頮盤銘亦曰云云丂音考頮音會皆此類也台鮐湯來反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孔氏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引導翼輔祺吉也○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慶源輔氏曰此則頌禱之辭尤見親愛無窮之

意曰黃考曰台背曰壽考曰壽祺者則可見其為燕父兄者老之詩也台背則老又甚於黃耇也相引導則不昧於所適相輔翼則不怠於所行相與年高而德卲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 慶源輔氏曰先儒分章之誤皆由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故也是以先生於序說不得不明辯之○豐城朱氏曰前兩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之盛後二章既射而飲燕之終也故惟致其頌禱之誠言之固有序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叶筆力

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永嘉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飽德而願其受福如此也疊山謝氏曰臣子愛君願其壽考又願天助以大福祝頌之辭也○慶源輔氏曰醉酒飽德則行葦所謂侍御獻酢飲食歌樂之盛皆舉之矣但言德者蓋德寓於物言德則可該之行葦末句云以介景福者泛禱之之辭也此言介爾景福者特禱其君之辭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謨郎反

賦也殽俎實也孔氏曰以牲體實之於俎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猶光大也曹氏曰老將至而耄及之古人所病天既錫王以壽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介爾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者亦指福之高明光大而言耳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尺六反公尸嘉告叶姑沃反

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九峯蔡氏曰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豐城朱氏曰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福之悠久此詩之言昭明高朗猶天保之言單厚多益若以德言而實以福言也古器物銘

所謂令終令命是也考古圖𤕰敦銘曰萬年無疆令終令命𤕰音晏敦音對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黃氏曰宗祝傳公尸之辭以告主人也○東萊呂氏曰自既醉以至此皆祭畢而燕臣下報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嘉告至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叶居何反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牛何反

賦也靜嘉淸潔而美也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安成劉氏曰將祭之先筮其臣之吉者戒之使之助祭為祼獻之事謂之賓客謂之朋友皆尊之之詞所以重祭事也攝檢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臨川王氏曰其設之也至謹而為之也至美與執爨踖踖為俎孔碩君婦莫莫為豆孔庶同意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孔氏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為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漆音切○臨川王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匡既飭同意○慶源輔氏曰其告維何問尸告之辭若何也籩豆之靜嘉德之寓於物也朋友之攝撿以威儀德之寓於人也祭祀之事無大於此二者人纔敬則自然收斂

而相攝佐以威儀矣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安成劉氏曰此章述尸告其儀物之盛也

○威儀孔時叶上止反君子有孝子叶奬里反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求位反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安成劉氏曰特牲祝酌酒奠于神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室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觶飲之嗣子卒飲洗酌酒酢尸尸啐酒仍奠其觶○鄭氏曰舉猶飲也匱竭類善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曹氏曰祭義以為主人則其親也慤其行也趍趍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故威儀甚得其時也又有孝子以舉奠藍田呂氏曰孝子飲奠所以致

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 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廬陵彭氏曰觀其威儀孔時可以見成王之奉先孝矣固宜有孝子繼於其後永久不匱代代相傳蓋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也後漢柳氏事姑孝姑曰我老無以報婦願汝生孝子即此公尸嘉告之意也於是下章言胤嗣而卒之以從以孫子皆永錫尒類之驗也○安成劉氏曰此述尸告其嗣子之孝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籩豆靜嘉孝誠之著於物也朋友俶攝孝誠之見於人也此言孝子不匱孝誠之傳於後嗣也下三章言室家之壼孝誠之形於內助也錫尒以祚所以厚其身也錫尒以胤所以昌厥後也釐尒女士則室家之深遠而嚴肅者非止於一世也從尒孫子則嗣子之孝誠不竭者非止於一人也此皆述尸告之詞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反叶苦俊反)君子萬年永錫祚(才故反)胤(羊刃反)

賦也壼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慶源輔氏曰此又問其所謂善者如何則云使尒居於深遠嚴密之宮室無有外虞歷萬年之永而長錫以福祿與子孫也○孔氏曰七章所言即祚也八章所言即胤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說之○安成劉氏曰此章述尸告以錫善之意由其儀物之盛美也故錫之以祚由其嗣子之盡孝也故錫之以胤蓋亦各以其類爲鞏如楚茨工祝致告之意也)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反)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賦也僕附也孔氏曰僕御必附近於人○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爲天命之所附屬孔氏曰前章言祚胤此章因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其實先言祚耳下章乃言子孫之事安成劉氏曰上章言錫善而兼舉祚胤此章述尸告錫祚之事而必繼之以其胤維何下章述尸告錫胤之事而必繼之以其僕維何蓋錫以胤者必錫以祚得其祚者必得其胤反覆互言以見二者相因而兼備也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鉏里反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叶獎里反

賦也釐予音與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音院美女也使爲之妃音配也從隨也謂又生賢

子孫也 慶源輔氏曰此又問天命之所附屬者何事則云天命有所附屬則不過屬予爾以賢女使為之妃又隨之而生賢子孫焉耳所謂天命之附屬者莫大於此觀周家自大王大姜以來之事則可見矣○鄭氏曰天既予汝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天台潘氏曰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為言如華封人祝堯以為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詩之意又曰觀行葦既醉二詩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願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定宇陳氏曰由君子之有孝子故世世子以女士而生孫子國家千萬世無窮之福其基本實在於此父兄之意遠矣

鳧音扶鷖於雞反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飮福祿來成

興也鳧水鳥如鴨者孔氏曰長尾背上有文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本草曰野鴨為鳧鷖鷗也涇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之遠聞也○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盧陵李氏曰繹尋繹前祭也○朱子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故言鳧鷖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殽馨則公尸燕飮而福祿來成矣慶源輔氏曰賓尸尸者以賓禮燕尸也此乃繹祭燕尸之樂歌故不及其他但重疊言之以極其尊敬頌禱之誠耳來如董子所謂福祿自來之

来成就也言福禄来成就乎尸也

○鳧鷖在沙（叶桑何反）公尸来燕来宜（叶牛何反）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叶居何反）公尸燕飲福禄来為（叶吾禾反）

興也為猶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来燕来處爾酒既湑（息汝反）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禄来下（叶後五反）

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湑酒之泲（蹟上聲）者也（釋文曰湑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

○鳧鷖在潨（在公反）公尸来燕来宗既燕于宗福禄攸降（叶乎攻反）公尸燕飲福禄来崇

與也潨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安成劉氏曰二宗字虛實不同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熏叶眉貧反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叶豐勻反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叶居銀反

興也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廬陵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每章言各不同者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耳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寧安也宜稱也處居也宗尊也成就也為助也下自上而下易辭也降與下同崇則積而極其高大也皆後言之

漸重来爲来下攸降來崇皆指今日言介無有後艱則言其後日永無艱難也夫人之享福克保其後至于無有後艱則積而高大者可以常保而無蘖矣

假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樂音洛君子叶音則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叶鐵因反保右音又命叶彌幷反之自天申之

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慶源輔氏曰假樂君子是作詩者美而樂之也惟其美之故樂之顯顯是明而可見之意令德顯然明著故民人皆宜之

宜謂心愜之人愜之故天祿之也保安也右助也命命之為天子也自天申之則又眷顧無窮之意在已之德不已則在天之命無窮也○藍田呂氏曰既有顯顯之令德而又有宜民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既保右之又申命之也○朱子曰我有受福祿之理故天既右之又申之也董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故當受祿於天雖只是疊將來說然玩味之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疊山謝氏曰天心之眷成王無窮既保之又右助之既命之又申命之詩人善於形容天眷之厚也○安成劉氏曰此與天保二章文意相似○豐城朱氏曰嘉樂言德之可嘉可樂明則光輝而不昧令則純粹而無瑕此其德之所以為美也受祿于天此自其已然者言之也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自其無窮者言之也疑

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干祿百福（叶筆力反）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

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丁歷反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朱子曰上二句是願其子孫之多下四句是願其子孫之賢又曰此詩次章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衆且賢此意甚好○廬陵彭氏曰君之福祿莫大於子孫衆多然非賢則不足以膺受畀付至於違越法度非所以為福矣故言王者子孫衆多者必曰宜君宜王又曰率由舊章如春秋之時晉侯請隧襄王以王章而不許魯災命藏象魏而季武子以為舊章之不可忘蓋成王周公制禮作樂秩然庻

章傳之萬世可以遵守○疊山謝氏曰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繼志述事之心○慶源輔氏曰此說王者干祿而得百福然却不說其他只說其子孫之多且賢者蓋福祿無盛于此也有能敬可羡之德則自然宜君宜王矣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是詠上兩句不過乎理不忘乎心只是敬也能敬則能遵先王之法矣孟子引之甚得詩意○定宇陳氏曰上章言今王之顯德固所以受福未若後嗣之多賢所以久其福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慶源輔氏曰威儀以其見

于容止者而言德音以其形於聲譽者而言容止抑抑然甚密而無間聲譽秩秩然有常而不替其德可謂全矣能如此則自然無私怨惡矣率由舊章能循用先王之法也率由羣匹能盡用天下之賢也人君而能如此則宜其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也綱乃綱之大綱

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也

黄氏曰此章上四句卽所以爲綱之道也是故元氣不存雖盛且壯不足爲一身之福綱紀不立雖強且富不足爲人君之福詩人以無疆之福祝其子孫而繼之曰四方之綱又繼之曰之綱之紀其意不亦淵乎○安成劉氏曰上章願王子孫之多且賢兼適庶而言此及下章稱願之之詞則皆但言其適爲天子者蓋主爲王言之也而上章則願其子孫之法祖此章又願其子孫之法賢也○豐城朱氏曰前章干祿百福子孫千億則言王者之福本乎天而有以及後世所以爲祝頌之辭也此章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則言其子孫之福本乎德而有

以及天下又所以為稱願之辭也或曰無怨無惡不為人所怨惡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叶羽已反百辟卿士鉏里反媚眉備反于天子叶奬里反不解佳賣反于位民之攸塈許既反

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東萊呂氏曰泰誓云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安成劉氏曰集傳言亦者蓋此詩指諸臣謂朋友亦如既醉指助祭之臣謂朋友也解惰塈息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民

所安息也朱子曰此章承上章之意故上云四方之綱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為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慶源輔氏曰之綱二字又疊上章末句而併言之紀者凡綱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也人君能綱紀四方則臣下自然賴之以為安若在上者管東不來則臣下何恃以為安也下賴以為安故皆知愛媚于其上如此上下之情綢繆如一而血脉自相貫通故在上者不解于位則在下者所由以依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皐陶賡歌之意也書益稷皐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九峯蔡氏曰臯陶續歌之意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解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廬陵曹氏曰此二章朱子定為稱願子孫之辭則是以當然之事為將然之期上章既極其稱願之意矣下章乃又於稱願之中而寓規警焉蓋人君居天下之尊而使治效及於臣下信可稱也如或為之臣者但知已之得其安而所以愛君者不知致勉而使民生之舉安是豈公尸之所願哉此其規戒之意有默寓焉者矣

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安成劉氏曰首章之言乃一詩之大旨二章之不愆不忘三章之威儀德音所以為顯顯令德也三章四方之綱四章之綱之

紀而民之攸塈所以宜民也二章之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四章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所以宜人也至於二章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三章之受福無疆者又皆所謂受祿于天而自天申之者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音易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果餱音侯糧音良于槖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叶户郎反

賦也篤厚也公劉釋文曰王肅云公號劉名尚書傳公爵劉名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孔氏曰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居安康寧也埸疆田畔也董氏曰疆者田之大界埸是小界今之小田塍也塍音丞積露積也餱食糧糗

丘上華也華谷嚴氏曰餱乾食糧米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朱子曰皆所以盛餱糧也輯和戚斧揚鉞孔氏曰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方始也○舊說召康公名奭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臨川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黄氏曰言公劉者蓋以乃祖乃父之事乃人之所素信也七月之詩必以后稷公劉為戒無逸之書必以太王王季文王為說善進戒於君者皆如是也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疊山謝氏曰周人以忠厚為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公劉之厚子孫不可忘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

富且強於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公劉能足食足兵然後還豳之事夫公劉失職而自竄於西戎固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是宜其匪居匪康也思輯用光者乃其匪居匪康之效驗也其遷都也經理之勤積累之久糇糧兵器之備如此則公劉之厚於民可知矣其後武王之治內治外宣王之內脩外攘皆同此一轍耳○黃氏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給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篤於爲民之心可見矣孟子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粮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然後可三字可見公劉之心○南軒張氏曰公劉遷國已與百姓俱無不足之患也○東萊呂氏曰公劉內治既備然後拓大境土國都雖遷向之疆埸

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叶紛乾反既順迺宣而無永嘆叶他安反陟則在巘魚輦反叶魚軒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叶之遥反維玉及瑤音遥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叶徒招反

賦也胥相去聲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也無永嘆得其所不思舊也巘山頂也舟帶也鞞刀鞘音笑也琫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朱子曰容臭如今香囊是也○安成劉氏曰臭者香

物若茝蘭之屬亦以香囊之中容此香物而謂之容臭耳○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曹氏曰公劉相廣平之地民之從遷者十有八國可謂衆且繁矣○鄭氏曰厚哉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也○問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四章方說居邑之成不知未成居邑之時何以得民居繁庶朱子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之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之庶繁順宣者民之居也下章言居邑之成者君之居也其亦猶緜詩四章言居民而五章六章言作宗廟居室也歟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慶源輔氏曰既庶既繁者言民之來還者既衆且多也既順迺宣者言民之來居者既安

而遂徧也如此則得其所而無永嘆也宜矣此章前五句言相土而居以後事後五句言相土以居初時事言其後民之所以即其安者由公劉初時躬執其勞如此故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音普)迺陟南岡乃覯于京(叶居良反)京師之野(叶上與反)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賦也溥大覯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山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董氏曰曰殯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州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云新絳故絳也○安成劉氏曰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廬陵彭氏曰公劉營邑于

邠亦是人煙繁盛之地故曰京師之野蓋山川盤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言論難並去聲曰語○此章言營度待洛反邑居也王氏曰上章先定民居而此章乃相宇亦厚於民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于京於是為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篤公劉于京斯依叶於豈反蹌蹌七羊反濟濟子禮反俾筵俾几既登乃依同上乃造七到反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之飲於鴆反之君之宗之

就用之字爲韻

賦也依安也蹌蹌濟濟羣臣有威儀貌孔氏曰的

禮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蹌蹌俾使也使人爲之設筵几也

登登筵也依依几也安成劉氏曰二依字義不同曹羣牧

之豢也廬陵李氏曰牢閑也以豕爲殽用匏爲爵儉以

質也臨川王氏曰其飲也酌之以匏而已其食也執豕于牢而已其儉如此厚民故

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

以爲主也○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廬陵羅氏

曰宮室既成而祭之曰落左氏傳願與諸侯落之既以飲食勞去聲其

羣臣而又爲之君爲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

饗燕而定之經制以整屬(音燭)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事見左哀四年)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朱子曰東萊以為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三山李氏曰周禮宗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如有國有家之重者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叶多滑反)度(待洛反)其隰原徹

田爲糧度(同上)其夕陽豳居允荒

賦也溥廣也言其芟夷墾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廬陵羅氏曰東西爲廣南北爲長)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孔氏曰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定之)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蒲妹反)寒暖之宜也(孔氏曰山南爲陽山北爲陰廣谷大川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水泉灌漑之利也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問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恐未必是計畝而分朱子曰亦不可

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畊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脩之耳安成劉氏曰蘇老泉嘗謂井田唐虞啓之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蓋周之徹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總謂之徹也○新安王氏曰大國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什一之法以儲粟周家軍制徹法皆起於此山西曰夕陽廬陵羅氏曰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允信荒大也○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安成劉氏曰觀其流泉以上言辨土宜也其軍三單以下言定賦稅也而以豳居允荒一語賛其盛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叶古玩反涉渭為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叶羽已反夾其皇澗遡其過古禾反澗止旅廼密芮鞫居六反之即

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横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遡鄉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朱子曰職方氏曰雍州其川涇汭註云在邠地即此也鞫水外也○此章又總叙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為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段氏曰史記言自漆沮渡渭取材用

即此事也○安成劉氏曰此以上叙其始之定居也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而彌地日以廣矣東萊呂氏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摸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兆於此矣○安成劉氏曰此以上叙其終之富盛也○慶源輔氏曰上五章既言其自始而終矣故末章總叙其始終也其始來未有定居也故于邠且客寓焉截水橫渡亦始至時草創也宮室所須固不專在於厲鍛然伐木作材則始於此舉其始以該其終也止基乃理既已定其所居則疆理其田畝民事不敢緩也後五句則言其終之廣大耳

公劉六章章十句問此詩與七月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自后

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朱子曰自后稷之後不窋蓋已失其官守至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以興也○永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泂音迥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玆可以餴甫云反饎尺志反叶昌里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

興也泂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君子指王也○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酌也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餴饎曹氏曰道上流潦黃濁不可飲然蓄之大器澄渟既久挹取其

清者而注之於此尚有用也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如字又上聲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禮記表記註曰謂其尊親己如父母也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朱子曰能以民心爲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慶源輔氏曰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豈以強教之故有父之尊弟以悅安之故有母之親此以成民之才而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以體民之心而言也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能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爲民之父母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豈弟君

子民之攸歸叶古回反

興也濯滌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濯漑古愛反叶古氣反

豈弟君子民之攸塈許旣反

興也漑亦滌也塈息也慶源輔氏曰攸歸謂爲民之所歸往也攸塈謂爲民之所安息也皆所以終首章父母之義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音權者阿叶與歌飄風自南叶尼心反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叶與阿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曹氏

曰豈弟君子樂於循理而已平易近民人君之德也故詩人美人君之德必以豈弟言之矣陳也○此詩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叙以發端也慶源輔氏曰此是賦體皆言其實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召公從成王來游於卷阿之上時有飄風自南而來成王樂而歌之故公因陳此詩以為戒○豐城朱氏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蓋為其可樂而又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其所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亂亦於此乎兆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以有皐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

之卷阿也

○伴音判奐音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在由反矣

賦也伴奐優游閑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酋終也○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東萊呂氏曰國家閑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終其性似先公之善終而已俾爾爾者祝辭也祝之所以戒之也○慶源輔氏曰伴奐尒游矣言成王當此閑暇而來游于此也優游尒休矣言成王於此優游而自得其休也豈弟君子呼成王以爲樂易君子也觀成王閑暇優游於此則其樂易可知矣

俾介東萊先生以爲祝辭是也彌介性謂終其壽考似先公酋矣謂如周之先公以來善始善終也旣曰祝辭則祝其壽考福祿宜也然於此見召公得保傅之體不過稱不溢美之意

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黃氏曰漢文之時賈誼爲之痛哭流涕如禍患之迫乎其後誼之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一不之信然後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豐城朱氏曰伴奐以游優游以休則是當閒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使介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於無窮也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此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也

○爾土宇昄符版反章亦孔之厚叶狼口下主二反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叶當口腫庚二反矣

賦也昄章大明也或曰昄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昄章既甚厚矣又使尒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爾受命長矣茀芳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茀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東萊呂氏曰自二章至此皆歎羡之詞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尒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慶源輔氏曰言尒之受命既已長矣尒之享其福祿既已安矣因又祝之壽考

而常保其純嘏也福祿致之若易保之尤難上三章皆極言其壽考福祿以廣王心而歆動之然後五章以下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則其言入之易而感之深也召公可謂能盡師保之道者矣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賦也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安成劉氏曰謂行道而有得於己也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

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疊山謝氏曰求賢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者親者必忠於君取其孝正求其忠也唐虞以上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皋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凱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為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慶源輔氏曰以引以翼引如引引君以當道之引翼如予欲有為汝翼之翼呂氏所謂慈祥者能孝之人也所謂篤實者有德之人也得如是之人以引翼之則王德無慾王德無慾則四方以為法則四方以為法則可以居大位而無忝受天祿而無窮矣○東萊呂氏曰是詩雖戒求賢而其詞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天台潘氏曰詩中凡稱頌人君

福禄必歸於得人之盛故既醉云君子萬年介尒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言受天之禄與干禄百福而必曰率由羣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盖人君所以致福禄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音問)令望(叶無方反)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賦也顒顒(魚容反)卬卬(五岡反)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鄭氏日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東萊呂氏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矣)而四方以爲綱矣(慶源

輔氏曰此章乃足上章之義顒顒卬卬體貌之尊嚴也如圭如璋德行之温純也令聞聲譽之美也令望表儀之善也夫如是然後爲人君之全德非得賢而引翼之何以臻此四方爲綱四方以爲綱領也

○鳳凰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鉏里反)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鳳凰靈鳥也(說文曰神鳥也其像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腮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羣鳥從以萬數麐麟同)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也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理或然也(九峯蔡氏曰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鳴于高岡者乃咏其實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

也○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東萊呂氏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定宇陳氏曰吉人吉士即前所謂有孝有德也孝者德之本百行之原也既有孝德其為吉德莫大焉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叶彌并反媚于庶人

興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疊山謝氏曰媚于天子愛君也媚于庶人為王愛其民也○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乃因時鳳凰之至而以興賢者之來集也維君子使維君子命謂委質于君一聽其使令也媚于天子則見賢者無勉強不得已

之意媚于庶人則見賢者有維持浹洽之德後世多以鳳比賢人蓋本於此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布孔反萋萋七西反雝雝喈喈叶居奚反

比也永嘉陳氏曰比賢者必聚於有道之朝也○劉氏曰鳳隱見以時類賢者之出處也○安成劉氏曰高岡之鳳凰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梧之菶菶萋萋者人君待賢之盛禮也鳳之雝雝喈喈者羣賢和集之德音也比意蓋如此

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孔氏曰朝先見日日也鳳凰之性非梧桐爾雅櫬梧又曰榮桐木註即梧桐埤雅疏曰青桐槖鄂皆五其子似乳綴於槖鄂槖音羔櫬所覲反不棲非竹實不食

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

之和也段氏曰劉氏云惟其梧桐菶菶萋萋是以鳳凰雝雝喈喈由此觀之則君臣感會之機可想矣○慶源輔氏曰比賢者之来集王朝而王朝之禮遇賢者兩得其宜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唐何反矣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東萊呂氏曰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而得賢以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名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

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新安胡氏曰言車多馬閑亦應前来游之意言矢詩遂歌亦應前来歌之意矢詩即矢音也若曰今所陳之詩雖不多亦維以遂歌之而致其咏歎進戒之意而已○龍舒王氏曰此詩非不多也名公以為不多者愛君之心無已也○廬陵彭氏曰此詩以章計十以言計五十四而猶云不多誠以言之感人有限聲之入人無窮維以遂歌庶乎朝夕聞之優優游浸漬自足以興起其心而不忘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承上章之興而言王朝之車馬既衆多而閑習則足以爲招来待遇賢者之具矣其所以望於王蓋有不待言而可知者詩所以言其志而音則聲之成文者其實一也先言以矢其音即其歌而言之也終言矢詩不多者即其實而言之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首章則總叙以發端二三四章則極道其壽考福禄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

其意五章以下則告以所以致上章福禄之由五章六章則言王能用賢則可以成德七章八章則因鳳凰之來以興賢者之集九章則以鳳凰之鳴得其依比賢者之至得其所至末章然後風王以今既有車馬衆多而且閑習將安所用乎亦惟招延禮待賢者於無窮可也不明言其事而遂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此意最好蓋欲王自得之也名公可謂善於開導誘掖其君者矣

民亦勞止汔(許乙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居毀反)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反)不畏明(叶謨郎反)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汔幾(音祈)也中國京師也(安成劉氏曰詩人指京師為中國故三章又曰惠此京師謂之中者以其在諸夏之中也)四方諸夏也京

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華谷嚴氏曰詭隨者心知其非而懷詐以從此奸人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諛也○東萊呂氏曰一言而喪邦曰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謹歛東之意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九峯蔡氏曰柔者寛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序説以此爲名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華谷嚴氏曰朱子此説是也詩言以定我王以爲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王欲玉女皆語同列之詞以時之亂戒同列所以刺王也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

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慶源輔氏曰厲王暴虐之君也則民之勞苦可知矣汔可小康者猶言庶幾其可使之小康也夫暴虐之君在上則時必有無良之人肆爲詭隨之計以行其寇虐者故同列之君子專以此相戒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不敢肆而寇虐無忌憚之人亦且消沮退縮而無所容如是然後遠者自然得其安近者亦自然順習而無所乖忤而王室定矣若肆詭隨寇虐之人則國家日益多事而遠近皆不聊生矣王室何由安定乎詭隨者必無良之人也寇虐者必無忌憚之人也柔遠能邇與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句相應○濮氏曰每章首言民今勞弊可小休息京師者諸夏之本欲安四方之民當自恤京師始○廬陵彭氏曰民勞甚矣未

能遷望其太平也但庶幾小康耳故教以惠中國而綏四方然所以惠綏者豈有他哉其本在朝廷之上毋使小人亂政則柔遠能通而我王定矣先言惠中國以綏四方此出治之序也後言柔遠能通此成治之效也書言柔遠能通而必曰難任人詩言柔遠能通而必曰謹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

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孔氏曰康公十六世孫也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厲王凡九世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及孝王故七世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惽怓女交反叶尼猶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賦也逑聚也惽音昏怓猶讙歡喧二音譁也華谷嚴氏曰惽怓惑亂主聽也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鄭氏曰言無廢汝始時勤政事之功謗捄之也○慶源輔氏曰以為民逑者蓋中國者民之所聚也讙譁乃詭隨者之態也上有寇虐之臣則下有憂苦之夫矣無棄爾勞者蓋同列平時相與為國家慮者固已有定說矣休美也曹氏曰自二章而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遠也○安成劉氏曰章內二休字異義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叶于逼反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罔極為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

人也 慶源輔氏曰罔極亦是詭隨者之證以妄隨人則為惡豈有窮極也無縱詭隨式遏寇虐是防禁小人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是親近賢者也徒欲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無以增益其知識開廣其心志矣然欲近賢者則須先謹其威儀威儀不謹則賢者將望望然去之矣豈可得而親之乎○華谷嚴氏曰非修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慎威儀然後可以近有德也○疊山謝氏曰威儀所以定命也有德之士未有無威儀若不敬謹威儀則驕淫傲惰何所不為侮老成遠者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東萊呂氏曰此章言當遠小人近君子也○豐城朱氏曰敬慎威儀欲其脩身也以近有德欲其親賢也脩身以為之本親賢以為之輔則必不至於縱詭隨而為寇虐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 起例反 惠此中國俾民憂泄 以世反 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

敗(叶蒲寐反)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叶持計反)

賦也愒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爲甚廣大不可不謹也(華谷嚴氏曰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小子蹻蹻皆指王也小子非君臣之詞二詩皆戒責同寮故稱小子耳○慶源輔氏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辭觀下篇可見以身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故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言所爲甚廣大欲其加謹之辭也併觀下篇第四章則所謂少年小子必王所寵任之人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音汝)是用大諫(春秋傳荀子書並作簡音簡)

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慶源輔氏曰惟詭隨之人方能委曲逢迎以自固結於君也○華谷嚴氏曰詩言無良惛怓罔極醜厲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

正反反於正也慶源輔氏曰正反又甚於正敗○臨川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若正反則無正也○廬陵彭氏曰正反則善惡曲直無不倒置天下其可得而正邪每章言愈切而意愈深

玉寶愛之意

言王欲以女為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為王意以相戒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藍田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謹察小人將以害

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覆勸之之詞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廬陵彭氏曰此詩以寬治民以嚴取友曰綏曰惠寬而不擾也曰無縱曰以謹曰式遏嚴而不恕也○天台潘氏曰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蓋以為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羣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為王之休美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為既能拒絶小人必須自反於已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絶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然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憂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當簡反)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癉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序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華谷嚴氏曰朱子以此詩為切責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新安胡氏曰厲王無道名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之顧乃不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而甚吾君之惡也耶吁二公忠愛之懷於此益可見矣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音汝四章同之出言皆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己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

之未遠而然乎慶源輔氏曰正者常道也猶其常則民安反其常則民病今天既盡反其常道則民亦安得而不盡病乎話者言語也猶者謀慮也不然則背理傷道也不遠則但為目前之計也人心知有聖人則動作皆有所依據故出話不敢不然為謀不至不遠今也出話則不然為猶則不遠則靡聖管管可知矣既已則靡聖管管則所為皆是虛妄故曰不實於亶不然不遠皆虛妄者之所為也○三山李氏曰不愛民者天之常道耳今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言為猶不遠又言猶之未遠蓋反覆言之自下文以至末章皆是大諫也○疊山謝氏曰朱子初解云人苟知聖人之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此心若無聖人矣則管管然無所依據矯誣詐偽何所不至其出言行事不以真實而歸於誠信無怪也世亂乃人所為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天之方難叶泥涓反無然憲憲叶虛言反天之方蹶俱衛反無然泄泄以世反辭之輯音集叶祖合反矣民之洽矣辭之懌叶弋灼反矣民之莫矣

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朱子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今乃欣欣然自以為適天方蹶動則人當敬飭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為事則是自絕于天矣始也不有夫聖終也自絕于天則何以能立於人之朝哉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非詆毀也○慶源輔氏曰天之方蹶而國家有傾覆之勢常情處此消索震懾易得怠

緩苟從故戒羣臣以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當此之際自非君臣上下力加振作於此奮發則何能救正也

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慶源輔氏曰又教以先謹其言而不妄發亦辭能和則民自合亦辭能悅則民自定辭和與懌則合乎理而異於不然者矣民合且定則前所謂卒癉者其有瘳乎○豐城朱氏曰輯者和也言於天理無所逆也此民之所以洽也懌者悅也言於人情無所咈也此民之所以定也○華谷嚴氏曰首章責同僚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間宜相和協庶可措民於安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已從人故三章言聽我囂囂四章言匪我言耄亦用憂謔五章言無為夸毗善人載尸也皆說朋友議論不相協猶小旻詩凡六章其間五章皆說謀猶之不臧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許驕反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叶思邀反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反蕘如謠反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為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僚定宇陳氏曰觀此言則其為同列相戒甚明即就也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慶源輔氏曰第一第二句言其同有懇義也三四句言其不有於我也五六句冀其察也七八句欲其警也○豐城朱氏曰我之於尒其職分雖不同而其為王臣則一故就尒而謀之

将以輸其忠也而尒乃嚚嚚然自得而不肯受然我所言者乃今日之急務汝其可以為笑乎古人所以詢及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人之賤而忽之也况於寮友之言其可忽而不聽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反）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其略反）匪我言耄（莫報反叶毛博反）爾用憂謔多將熇熇（叶許各反）不可救藥

賦也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蹻蹻驕貌（三山李氏曰說文蹻蹻擧足高也以足高之意觀之是驕之意）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去聲）者不信而驕

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爲戲耳
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
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慶源輔氏曰此章責之又深矣一二句戒
其不可慢天也三四句戒其不可忽已也五六句斥其病也七八句危其禍也○臨川王
氏曰列子云魯不裴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意○豐城朱氏曰老夫
灌灌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也小子蹻蹻不知天命之可畏而大言以相欺也匪
我言耄自老夫灌灌者言之也介用憂謔自小子蹻蹻者言之也夫憂不可戲也苟以憂
爲謔則積之多將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得而撲滅矣

○天之方懠才細反叶箋西反無爲夸苦花反毗威儀卒
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喪

息浪反亂蔑資叶箋西反曾莫惠我師叶霜夷反

賦也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殿都甸反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歎聲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濮氏曰威儀盡亂侮老慢賢善人則如尸不復言矣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上天方怒而戒小人不可行其常態也夫大言以夸人則人或以為真能而信之

訑言以眂人則人或以為愛己而親之是以威儀迷亂而不分善惡卒至於使善人反不得有所為也夫小臣用事而善人不得有所為此民之所以病苦而呻吟也然君臣上下方且迷亂暴虐無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故雖至於喪亂滅亡而嗟歎之聲盈耳而卒無有順我衆之意者也自此而下則其所譏刺漸及於君矣

○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反)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以豉反叶夷益反)民之多辟(匹亦反下同)無自立辟

賦也牖開明也(程子曰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以通明)猶言天啓其心也壎唱而篪和璋判而圭合(孔氏曰半圭為璋合二璋而成圭)取求攜得而無所費(安成劉氏曰言求之

即得而無費於已以益之也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旣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

定宇陳氏曰上之於下開其本明之天性者固甚易導之以邪辟之人僞者亦不難因開之易而謹導之方可也豈可導以邪僻邪○東萊呂氏曰亂雖極矣導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爲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慶源輔氏曰此章與七章分明是譏及於王也故先生於民勞首章言此一詩雖不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者是也

○价音介人維藩叶分邅反大師維垣大邦維屛大宗維翰叶胡田反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叶胡罪反

威反 二 無獨斯畏 叶紆會於非二反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牆也大邦強國也屛樹也所以爲蔽也 安成劉氏曰所謂樹塞門也 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 三山李氏曰王所恃以衛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不寧矣詩人以懷德惟寧間於中則宗子惟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脩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董氏曰藩垣屛翰皆以衛王畿也蓋藩在外屛在內垣限內外恃翰以爲王築者之固其國如此以懷德維寧則諸侯者在德著宗子則爲城以禦患者也○廬陵彭氏曰王者之治親親爲大雖用人以爲藩垣屛而資同姓以爲翰翰者所資以立也又必待同姓以

為城城者所恃以固也曰大宗曰宗子其意反覆言城同姓之至重至切蓋垣重於藩屏不可以無翰而城又大而且重焉然在人者皆有形之勢而德之在我乃無形之勢也故獨曰維寧焉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慶源輔氏曰自价人維藩至大邦維屏是自內維說及外大宗維翰宗子維城又自踈說及親自价人至大宗皆王所恃以為藩垣屏翰者然維德之懷則王得其所恃以為安不惟如是而同姓宗子亦且為我之城矣言城則藩垣屏翰之功皆包之矣王若不務德以為本則城壞矣城壞而藩垣屏蔽亦皆傾圮而禍亂至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反無敢馳

驅昊天曰明叶謨郎反及爾出王音往叶如字昊天曰旦叶得絹反及爾游衍叶怡戰反

賦也渝變也朱子曰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朱子曰旦與明只一意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玆者乎朱子曰才有些放肆則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玆○慶源輔氏曰此又專戒其同列也囂囂也謔謔也蹻蹻也憂謔也皆戲豫之事也管管也憲憲也泄泄也夸毗也皆馳驅之類也後四句熟讀而詳玩之可見天之於人無所不體而與起人心畏天之誠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豈可一毫一息而不敬乎哉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

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朱子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耳問天體物仁體事以見一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又問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問此莫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朱子曰公說天體物而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天與仁非有二

也〇豐城朱氏曰天之怒不可不敬也汝其敢戲豫乎天之變不可不敬也汝其敢馳驅乎昊天曰明及介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與之俱也昊天曰旦及介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陟降厥士日日監在茲也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愼獨之爲貴也

板八章章八句 華谷嚴氏曰一章至五章皆切責僚友之詞六章至八章皆責僚友而因以戒王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七